靖康中帙五十八

起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辛巳盡三月初六日

丙申

二十一日辛巳大元帥宿任城縣

大元帥早發中都晚宿任城是夕北兵仍懷懼敵不

樂南去縱橫置椅棹於大街以限阻往來將發火謀

亂張俊刺知巡寨得賊斬首以狥是夜諸營警嚴皆

不敢寐

金人移文催發宗室南班宮

金人移文宗室南班官等須管二十五日前解發盡
絶並不許漏落一人開封府委官使臣小火下散行
搜索大街小巷無不周徧如捕盜賊每得宗室及家
屬悉被拘監飢飽不問以待發遣出城
二十二日壬午大元帥宿出
大元帥早發任城晚宿出
禧董耕删此字耘高世則方侍食有濟南府鎮趙不羣
所部民兵告軍人謀放火作亂係同火出首王密遣
張俊擒捕到首謀者訊之無異辭令凌遲處斬餘皆
不問厚賜告人金帛犒以酒食自此作亂者方息

二十三日癸未大元帥至濟州
王早發山口鎮申刻至濟州京東西路提點刑獄李
端彌高士曈守臣張存通判李迨及士庶出郊以迎
王入城歡聲夾路
中興記曰二十三日至濟州是時元帥軍濟州自黃
河而南分布勤王之師宗澤屯澶州以拒虜改作敵之在臨
在衛南韋城者閻邱陞屯濮州以拒虜改作敵之在考城者
濮南華者黃潛善在曹州以拒虜改作敵之在考城者
趙野范訥在南京以禦虜改作敵之在甯陵襄邑者向
子諲在宿趙子崧在鉅野何志同在許皆圍京師未

得進或勸約諸道同日大進兵麾戰決勝負於一日
或以爲虜改作敵在城上外逼之則下而入有不可言
者又惑於曹輔張澂之說未敢前
金人取太學錄黃豐楊愿舉人學錄近試選每占高等金人忽移
黃豐楊愿皆舉人學錄近試選每占高等金人忽移
文取之或疑謂是前所發進士三十人中有仇者言
其姓名乞取赴軍前二人皆託疾竟得免行
二十四日甲申金人殺禮部尚書梅執禮侍郎程振陳
知質給事中安扶鞭御史胡唐老等四人
遺史曰金人移文督責金銀極爲峻切官司驚懼莫
知所措迨晚乃追四壁提舉根括金銀官梅執禮等
四人及催促金銀官黎確等四人並赴軍前黏罕改作尼堪震怒拂膺作色叱責已而命執提舉官四人於監
軍處殺之於是執禮振知質扶皆被害復使令籤首
令衆棄屍於南薰門下又命執催促金銀官胡唐老
胡舜陟黎確等四人各鞭背五十放還唐老遂死確
等號泣過市自是人心益憂懼謂殺侍從捶臺諫疑
啟變亂之端定在朝暮持兵器巡警者又復如初自
丙寅以後金人使命入城者漸漸徑造宮闕如詣私
室折花飲酒自相娛樂或乘醉插花滿頭聯鞚而行

旁若無人觀者無不切齒先是車駕未還百姓惶恐以爲金銀不足各隨其家所有而出復得萬兩納去賊改作敵求索不已須待元數滿足又令戶部尚書梅執禮主東壁開封府尹程振主南壁禮部侍郎安扶主西壁工部侍郎陳知質主北壁使搜索百姓所藏金帛皆親至其家發掘凡十餘日梅執禮謂程振等曰金人講和已定但以金銀邀故車駕金人若須元數銅鐵亦恐不足黏罕改作尼堪豈不知此事不如結罪狀申絕塞其所請於是四人共結罪狀言金銀並已搜括更無銖兩如後不同甘依軍法以申軍前軍前復索金銀官司稱已申去稱無有金人以爲居民藏匿不肯盡數送納因醫官內官樂官三等人於元帥處下狀稱本家有窖藏金銀乞下開封府取歸黏罕改作尼堪謂三人曰只汝三人敢藏金銀三人復稱在京權貴豪富人家各有窖藏不曾獻納又內侍等有說黏罕改作尼堪者曰今城中百姓乏食家家急欲得米試令開場以米麥出糴許以金銀博易便可見其有無之實黏罕改作尼堪從之下令開封府開場糶米又以官錢高價收買置十數場金每兩三十五貫銀每兩五貫米四斗銀每兩博米一斗時百姓

固藏金銀復見金人無去意城中糧乏惟憂飢死又爭以易米麥初城破軍民詐爲金人刦取金銀者至是爭持以易有貧民兵卒以十餘錠金易數石麥者黏罕改作尼堪等愈疑多有藏匿持以責府尹官吏曰公言無有博易何多官吏不能爲之對遂殺執禮等四人又斬其首許其家以金銀收贖或云虜改作敵欲盡城中物乃因藍訢等復取金銀過軍前責執禮等以不實故害之

朝野僉言曰或謂金人所以殺四人之緣由欲結兵以救二聖曾會與王時雍議事不協時雍從以聞金人欲

明正其罪恐動衆心故以金銀事殺之若爲金銀事自有四壁根括宦執禮爲副留守非其職也

宣和錄曰虜改作金人般運器物自陽武九十里渡黃河入北清州徑趨金國二帥左右姬侍各數百秀曼光麗删此四字紫幀青袍金束帶爲飾他將亦不下十人壁中珍寶山積求取無厭內使權貴鸞爵納賂各歸於虜改作敵猶以爲未足遣使督責旁午四壁以從官臺官各一人提舉催促府中差官巡門提轄四壁又添官十員措置收買仍令諸倉以米豆換之再納金七萬五千五百八十兩銀一百一十四萬五千三百

兩表段四萬八千四百匹又遣使人提舉官以金帛
遲延堅欲勒赴軍前嘗曰京城總七百萬戶除無力
下戶甯不出金銀一錠耶明日虜改作敵使來勒留守
大尹提舉人供狀銀五日納足完數二十五日虜改作
敵使趙少監傳監軍指揮請八人提舉官赴南薰門
受約束人皆重其出相謂曰吾儕儻出門必留營中
不返矣或曰受朝廷文字催促才五日今三日而所
納之數比前一月反倍之復何罪可留正猶豫間虜改作
閒又遣蕭將軍促之不得已遂行既出門監軍金牙
郎君者倨坐呵責不容辯梅執禮等四人皆擊死仍
斬之棄其屍門下令其家以金銀贖侍御史胡舜陟
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監察御史姚舜明黎確各杖百
餘幾死乃下令曰根括官已正典刑金銀或尚不足
當縱兵自索

二十五日乙酉大風埃不可行以官序科金銀表段
金人以金銀數少科定在京官員執政官金二百兩
銀二千兩表段五百匹侍從官金一百兩銀三百兩
表段一百匹以次及選人校尉盡科定數目令日下
送納如遲全家押赴軍前人心恐懼

二十六日丙戌夜白氣貫斗

二十七日丁亥大元帥府措置印賣鹽鈔

大元帥駐於濟州慮經費不給隨軍轉運使梁揚祖

建白京城圍閉鹽法不通私商公行國之利源徒成

虛設乞權宜比類在京榷貨務法措置印造給賣東

北鹽鈔許客人入納見錢買鈔引前去兩路鹽場請

領鹽貨候金人退京師城開日住罷從之尋委揚祖

權總領措置財用楊淵副之置局印造鈔引節次分

給濟濮州廣濟軍興仁東平濟南府沿流州軍自是

公私稱便軍須供億遂有羨餘而斂不及民

金人令百官勸進張邦昌

唐恪飲藥卒

或云服腦子或云服大黃而死

唐恪字欽叟紹聖中畢漸榜登第靖康元年再拜天

官除同知樞密院事進中書侍郎八月拜少宰附耶

南仲排李綱專主和議嘗建白謂虜改作金人秋高馬

肥必再來乞駕幸長安爲綱所阻遂乞祠侍御史胡

舜陟上疏言其奸罷相除太乙宮使至是飲藥而斃

沐都記曰朝廷以唐恪爲相恪俗吏昏懦無能軍民

且欲擊之馮澥對上曰且陛下取曹司爲宰相事將

柰何恪專務交締內侍通濟爲姦臨事喪機士大夫

或以奇謀秘計獻於恪恪厲聲曰此時甚易見措置
士亦自沮不復言二月半間先喪其夫人恪遂服大
黃作腹病以死是時金人正取之恪以前宰相恐不
免故自裁
朝野僉言曰金人初六日變議十三日羣集議於尚
書省議推戴張邦昌金人有榜百官觀之有泣涕者
恪大慟一年少郎君斥恪曰公爲丞相不能爲朝廷
計事以至今日況朝中皆亡國之大夫也平時鬻賣
官爵習蔡京不法所爲猶厚顏赴議舉異姓實負國
家哭之何益

三十日庚寅吳幵莫儔來報云邦昌來日先入城以觀
人情
仍令幵傳語城內人萬一有疏虞卽一城盡爲血池
更不他擇矣也於是治尚書令廳及西府以待之
三月一日辛卯朔太宰張邦昌入南薰門
遣吏曰金人告報城中欲遣張邦昌入城御史臺檢
准故例宰相入城百官合迓於門徑行曉諭文武百
官於未時前詣南薰門迓少宰公相如期而集者凡
數千人士庶往觀者又數萬人范瓊江長源諸統制
官等領兵分列左右自州橋至門下森布如織申刻

邦昌入門百官班迎於道城外以鐵騎裹送及門而
返交割與范瓊有說諭在京諸軍民曰交割取一箇
活張相公致他死後便是恁懣不肯推戴故殺了他
也卽入憩於幕次與從官語移時入居尚書省令從
官卿監郎官十員晝夜宿直續增作十五員掌管事務
並使臣十五員祇應三衙門官亦同宿守虜改作金人令
勸進集議於尚書省尚書令廳榜留守司今月一日
元帥府津送到太宰入城已具軍民推戴文狀申軍
前去訖今來合取指揮右曉示各令知悉
僉言曰初邦昌在燕自正月閒金人令同肅王等至
京城下方百官推戴時邦昌皆不知也黎罕改作尼堪幹
离不改作幹里雅布令王汭持推戴文字示邦昌邦昌讀前
後文畢大驚曰趙氏無罪遽蒙廢滅邦昌所不敢聞
必欲立邦昌請繼以死二酋改作帥令王汭召邦昌邦
昌曰元與肅王曹駙馬奉使每元帥召卽三人俱行
不可獨往汭强之以行至二酋改作帥前二酋改作帥說
推戴意邦昌堅避如是者半日二酋改作帥知邦昌不
可强乃詭邦昌曰大金皇帝有詔令立宋之太子以
公爲相善爲輔佐毋使敗盟請公入城邦昌入城紗
帽涼衫以扇障面呵喝如宰相儀徑詣尚書省下馬

百官拜堵下邦昌答拜金人有旨如三日不伏推戴
先戮大臣次盡殺軍民百官父老哭告拜邦昌令卽
權宜之計救取一城老小王時雍徐秉哲呂好問曰
大金欲册立太宰三日不立將夷宗廟殺生靈邦昌
謂時雍等曰諸公怕死乃掇送與邦昌雖督責而歸
焉可免禍身爲大臣豈忍篡逆耶有死而已時雍等
强之邦昌引刀自裁衆奪之遂議申推戴文字至金
國軍前
靖康小雅曰邦昌初尙顧義且堅避久之百官有進
言於邦昌相公宜從權他日相公爲伊尹爲王莽皆
在相公邦昌乃勉從之曰邦昌以九族保此一城人
又嘗欲以刀繩自裁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使塗
炭一城耶遂已
三月二日壬辰金人入文字來限三日立邦昌不立城
中盡行殺戮都人震恐
差事務官
是日差給事中馬擴壽隆中書舍人李熙靖左諫議大
夫洪芻兵部尙書呂好問工部侍郎何昌言軍器監
王紹吏部員外郎王及之禮部員外郎董逌戶部員
外郎李健工部員外郎李士觀刑部員外郎呂勤倉

部員外郎曾慥光祿少卿黃堂傳著作郎顏博文充事務官

二日癸巳虜改作金使來促勸進取推戴狀

告報官員僧道百姓軍人耆老等盡赴廳立班推戴邦昌眾人泣勸再三方從留守司遂以推戴狀申軍前大金元帥府劄付文武百官軍民僧道耆老吏部王尚書等申今來軍民等悉願推戴張太宰緣京城無主日久伏望早賜遣備禮儀施行者故今日遣翰林學士承旨吳幵等入城蓋因此事請文武百官軍民耆老僧道吏部王尚書等照會施行

發運判官向子諲遣李植赴大元帥府獻錢糧助軍用

發運判官向子諲遣泗州進士李植齎金帛赴大元帥府以本司錢糧之在濟州者悉獻帥府以助軍用

王喜奏植承直郎

四日甲午留守司榜

今月三日吳承旨莫内翰自軍前歸淮大金元帥府臺令今已差官初七日行册命之禮右仰軍民耆老僧道等各令知悉

五日乙未尚書吏部榜

准都省禮房帖子仰東上閤門火急告報文臣關選

郎武臣承信郎以上并致仕尋醫侍養官於受册日須管盡數要到如稍有漏落必定重作施行不得住滯勘會今月七日受册並合赴文德殿立班須至曉示右出榜各令知悉

六日丙申閤門儀制榜

今月七日僧道父老於尚書省令廳下立俟太宰上馬導引至右掖門先退太宰至文德殿門外下馬仍詣殿東朶殿幄次更衣文武百官諸將軍校文臣闕選郎武臣承信郎已上於殿下東西兩閤面北并設儀仗於殿下排立皇帝望大金國闕褥位於殿下少

立俟册寶入門至位皇帝降階褥位望大金國闕拜訖俟册寶至褥位讀册設寶皇帝跪受訖再拜陞殿即坐文武百官等七拜訖起居稱賀五拜訖退右曉示各令知悉又東上閤門榜文臣闕選郎武臣承信郎已上并致仕尋醫侍養官於受册日並合赴文德殿立班侍從官於受策日並合赴文德殿立班侍從官並宿令廳以待行事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己卯正月初九夜伍舊釣奉校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十三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十四

靖康中帙五十九

起靖康二年三月六日丙申盡九日己亥

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謀起兵救駕范瓊左言誘執革革死之幷斬其子及使臣百餘人

宣和錄曰先是靖康元年正月金人犯闕改作深入兵勤王二月虜改作敵騎率闕中兵勤王二月虜改作敵騎革任陝西統制官首率渡北去分兵圍遼州革以所部解圍九月虜改作敵陷太原府朝廷遣革奉使女眞軍中持國書見黏罕改作尼堪庭揖不拜計議邊事責其貪利敗約氣勁語直虜

改作敵 帥愧服爲追迴攻威勝軍等處軍馬授書以歸
十月召赴闕得對上問割地不割地利害革對以北
人有折箭之誓入寇必矣乞措置邊備起陝西兵馬
爲京城援不復議和遂差革使陝西勾兵閏十一月
二日出城虜改作敵騎已至會南道軍馬至遂同總管
張叔夜入城上巡幸南壁革面奏乞量差兵馬奪路
赴陝西叔夜留革充總制官革累乞出兵城外下寨
使虜改作敵騎不敢近城且通東南道路又密具奏乞
選日諸門併出兵爲正兵爲牽制爲衝突爲尾襲爲
應援可一戰而勝上以衆言先入竟不出兵賊改作敵

攻宣化門塡道渡濠革竊往相視白南壁守壁官開
安上門所堰濠水三尺及盡洩蔡河閘水夜浸灌之
不從及塡道將合始省前語水已冰矣二十五日賊
改作敵登城革率使臣親兵赴南薰門東策應手射殺
執幟者十許人部曲皆散去革獨死改作力拒安上門
東使賊改作敵不能西二年正月上駕再出東城革曰
天文帝坐甚傾駕出必不反正墮虜改作敵計宰相何
桌不見删此字聽又請於樞密孫傅張叔夜欲因事至
軍前計議不報二月八日上皇妃后諸王宮嬪出城
九日革入白留守孫傅言上皇業已出乞力留皇后

太子明日引見皇太子革頓首言二帝出郊駕必未回願殿下堅避以固國本遣蠟彈告急在外將相約擁兵近城內外相應夾攻賊改作敵　蔡又與監察御史張所吳給馬伸文林郎吳結日夜同謀革以啟聖院狹隘遷於同文館附者益眾使臣效用數千人勇士數萬多兩河驍悍之士革日率眾肄射中者等給班賞鎧甲弧矢攻守之具種種皆備虜改作金人立張邦昌之議益急革欲誅范瓊等數十人分兵約日突出班直等先期以發爲范瓊所殺革字義夫藝祖朝佐命勳臣延祚七世孫也天資忠義天文地理人事兵機無不通曉及被殺殺忠義之士無不痛恨

遺史曰孫傅張叔夜秦檜以不立張邦昌皆赴金人軍前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與李回范瓊輩方謀立異姓欲爲佐命勳臣吳革參謀吳銖左時張知章等議曰事急矣宜遂起兵緩則事泄且有不測之禍於是羣議起事之日奉宗廟神主以從事誅范瓊等數十人令左時作三書其一責虜改作金人以議和給我國家罔我二帝其二責大臣不效死唯唯以聽虜改作敵下漆人之字命其三責京城居民不念君父蒙塵於外曰唯偷安不知共效死力以雪國家之難乃命兵約

日出十八門列爲二壘與劉家寺及青城賊改作寨
相對又遣蠟彈期以三月八日內外合軍部勒既定
須期以發探事使臣報有車五十乘自青城東出革
撫案慟哭曰吾君去矣三月六日五更班直崔廣崔
彥皆等數百人皆擐甲排闥至革寢所告白邦昌以
來日受册既立之後人心離散須先事而起不然懼
及禍革曰與在外將相約日若先發失約則兵不至
安能濟事衆力請革革復曰若等來者幾何人曰五
千百姓數十萬聞事急皆不約而附從也革知衆不
可奪彥廣等迫革上馬革乃被甲上馬時已黎明比

行至金水河西皆范瓊及左言兵瓊遣人邀革議事
遂執革幷其子悉斬之及使臣素隊百餘人併戮河
上革就死顏色不變極口詆罵其忠義之言凜凜可
畏死之日知與不知皆爲泣下初革自車駕出城飲
食坐臥未嘗少忘每食屢廢匕箸有汎埽者革止之
曰主上蒙塵而臣子欲潔其居耶自聞金人欲縱兵
洗城屢白留守乞淘渠以防鐵騎馳突及大集京師
居民各赴本壁門下集緇黃作法事各報全活生靈
之恩實密爲備也比城門火則乞措置保全宗廟七
世神主宗室出城有逃避者悉收贍之有特之者革

曰爲趙氏得死且不恨范瓊斬革訖卽以事狀申軍前以范瓊爲正任觀察使權殿帥左言遷兩官僞楚錄曰初駕出不得還戶書梅執禮置二十七所皆托以彈壓賑濟爲名其實招集材勇之人欲以救駕有陝西統制官吳革實一所之數在京監糴官米見軍前廢立抱忠負義以官米養軍召在京壯士慨然起兵謀反正交結班直散班祇候親從等欲奪駕外走時有軍前取去醫人入城置藥物見革說四方勤王兵將至近甸每日軍前發兵出戰精兵多出外城下不滿萬人二聖可一舉得之革聞是說欲爲奪駕之計初五日內親事官數百人聞立張邦昌以不忍屈節異姓先殺妻孥血屬焚其居室以應爲徒中所告左言范瓊領兵追革至朱雀門詐呼與之謀曰吳統制你隻手偃黃河此事得自家門共議革聞以謂二人率兵助已乃下馬欲與之語瓊乃執革幷其子皆斬之次日王時雍又使范瓊體究高士謇趙子昉於是開封府捉二人送下獄蓋二人各占一所也七日丁酉金人立張邦昌僭位

遺史曰是日早文武百僚僧道軍民等會於尚書令廳已時告報軍前奉冊寶入門金人遣五十餘人素

騎數百從之邦昌自尚書省慟哭上馬至西府門佯爲昏憒欲仆立馬少蘇復號慟午時導引至宣德門外西闕門下馬入幕次又慟有金人曾太師以下五十餘人持御衣紅繖來設於幕次邦昌更帝服少頃出步至御街褥位望金國拜舞跪受册寶册文曰無德而王故天命假於我手當仁不讓知歷數在於爾躬張邦昌卽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邦昌御紅繖還次訖金人揖邦昌上馬出門百官導引如儀邦昌步入自宣德門由大慶殿至文德前進輦卻弗御步升殿於御床西側別置一椅坐受官員等賀訖文武合班張乃起立閤門傳旨云勿拜時雍等復奏傳指揮云本爲生靈非敢竊位如不聽從卽當規避時雍率百官遽拜張急回身面東拱手以立

靖康要盟錄曰册文云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一日辛巳皇帝若曰先皇帝肇造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國同格於治粤惟有宋寔乃通鄰貢歲幣以交歡馳星軺而講好期於萬世永保無窮蓋我有大造於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報德搆端怙禍反義爲仇譎詐成俗貪婪不已加以肆行淫虐不恤黎元號令滋彰

紀綱弛紊況所退者非其罪所進者非其功賄賂公
行豺狼塞路天厭其惡民不聊生而又姑務責人罔
知省己父既無道於前予復無斷於後以故征。舊校云金小史作興師命將伐罪弔民幸賴天高聽卑神幽燭細
旌旗一舉都邑立摧且天眷攸屬謂之大寶苟歷數
改卜未或偷安故用黜廢以昭玄監今者民既乏主
國宜混同然念厥初誠非貪土遂命帥府與眾推賢
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良
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寶天命之有歸乃人情之所
係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備儀禮以璽紱册
命爾爲皇帝以授斯民國號大楚都於金陵自黃河
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作藩臣貢
禮時修勿疲於述職問音歲至無緩於披誠於戲天
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樹
官以牧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亦非賢不守其於有
位可不愼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愼一日雖休勿
休欽哉其聽朕命
僞楚錄曰王時雍領尚書省吳幵莫儔皆權樞密院
呂好問權門下侍郎徐秉哲權中書侍郎左言范瓊
以斬吳革功范瓊爲正任觀察使權殿帥左言遷兩

官大抵往來議事者幷傅也逼逐上皇以下時雍秉哲也酋懼都人者范瓊也遂皆擢用時雍等皆繡鞾張蓋獨呂好問出入頗形憂愧

別錄曰初金人得在京官吏軍民推戴張邦昌文字令主者謂上曰官吏軍民既推戴張邦昌不能復立主哉金人如蕭慶耶律廣王汭高尚書曹少監等用事人邦昌在軍前鞠躬俯事不暇至是列拜於堦下邦昌辭避則曰陛下不受臣拜見元帥必死今日陛下乃昔日南朝天子也邦昌悚慄邦昌僭立呼拜迎引皆金人爲之初拜邦昌回禮一金人提其領謂京城人曰看此一官家一似前來底看邦昌入內金人皆辭出有衞士曰平日見伶官作雜劇每裝假官人今日張太宰卻裝假官家

朝野僉言曰初邦昌册立百官對金人慘怛邦昌變色惟吳幵莫儔左言范瓊有喜色若有所得初幵儔播金人語言迫脅大臣必要立邦昌凡懷忠義臣僚即告金人令迫之時指幵儔爲金國大臣范瓊領兵彈壓使在京軍民不敢有懷死節以致邦昌即位初邦昌入城不肯受推戴以軍前堅逼百官憂之瓊曰使我作殿前太尉更不由張相公也便交册立了當

四人者前所爲如此邦昌攝政僭位自謂佐命元勳
遺錄曰初一日邦昌初入門之時大風一日內前四
壁似有鼓聲已而益厲俗以爲風磨
八日戊戌尚書省劄子
胡思權戶部左曹侍郎司農本職免簽書葉宗諤權
司農少卿李回元係簽書樞密權依舊胡直孺權戶
部尚書前諫議范宗尹仍舊職吏部侍郎謝克家落
致仕仍舊職前中書舍人李擢並仍舊職李靖甯詹
義並權直學士院
九日己亥百官赴常朝如儀

邦昌以吏部尚書王時雍權領尚書門下省事開封
尹徐秉哲權領中書省樞密院事翰林承旨吳幵權
尚書左丞相翰林學士莫儔權尚書右丞相前簽書
樞密院李回權知樞密院觀察使左言權殿前司公
事范瓊權四廂指揮使大理卿周懿文權開封府
遺史曰張邦昌僭位王時雍詔事之凡事有臣啟陛
下之語雖邦昌之僭亦鄙嫌之然進時雍秉哲領三
省樞密院事者三省事郎官王及之王紹擅
靖康小錄曰王時雍領三省事郎官王及之王紹擅
政每以佐命功臣自許先是虜改作金人強城中舉邦

昌以尚在軍中叩頭辭遜以死自誓羣臣爭立趙氏
者尚眾時雍及之欲奉表勸進詞臣無敢當者紹在
集議中探懷出藁云念之久矣何不亟爲自是士大
夫切齒因呼爲二王及之等又令有司籍龍德二宮
寶貨賣靈沼魚藕以贍百官爲名御史馬伸繳之刪此
二字曰古者人臣去國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今二
帝暴露郊外行止未決爾等輒敢取兩宮物逆節甚
矣力爭乃止

靖康後錄云邦昌既入尚書省時雍等朝夕在側應
對之際便以陛下稱之邦昌曰且休恐人聞之皆笑
我爾

邦昌遣邵溥使南寨暴振使北寨報以欲詣軍前致謝
二使至門先以牀申回傳云皇帝不須出好治人民
俟要相見自往請也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十四終

二月虜騎渡河北去 脫河字 上皇后妃 誤作妃后 駕未必回 誤作未必 名報全活生靈之恩 名誤作各 悉收贍之有持之者 持誤作特 推戴邦昌文字令上看 上看誤作主者 李靖甯一作李熙靖 籍龍德甯德二宮寶貨 脫甯德二字 御史馬伸檄之 檄誤作激

靖康中帙六十

起靖康二年三月十日庚子盡十六日丙午

十日庚子中書舍人李會還舊職權戶部尚書胡直孺免權職

金人寇改作攻興仁府開德府濮州

十一日辛丑張邦昌宴金人於禁苑

范致虛兵潰於千秋地場致虛遁走

遺史曰范致虛在陝州也前軍出武關由鄧州新興澠池之間屯於千秋地場僞河南尹高世由告急於

黏罕改作尼堪亦會金人將欲回軍婁室孛堇改作羅索貝勒自伊陽直衝之王師不備遂棄輜重而奔死傷者幾半致虛恐懼而遁

編年曰范右丞前軍屯於千秋鎮先是金人聞范右丞統勤王師二十萬前來黏罕改作尼堪謂諸將曰我聞范致虛一儒者爾不解用兵可明斥堠使三千人破之必矣至是果爲金人所敗諸路兵大潰唯鄜延帥張深與劉光世自汝州路趨京東路去范致虛收潰兵復走入關

與仁府統制官張暎敗金人於興仁府閻邱陞敗金人於濮州

孔彥威敗金人於開德府

編年曰初十日金人一頭項自宛亭前來至興仁府城外五里劄寨辛丑金人向城進兵黃潛善遣統制官張暎部領軍兵占據地利迎敵遣丁順孟世甯分作左右翼設伏掩殺射中金人旗頭龍虎郎君落馬即時擡舁引兵退去又一頭項寇改作至濮州城下閻邱陞遣人馬出城迎敵金人退去辛丑又見陣各有殺傷是夜五更拔寨退去又一頭項自衞南寇改作至開德府金人以其眾列護城隄外宗澤先令統制孔

彥威占隄劄寨交兵至申酉間金人退去辛丑復來見陣澤又遣權邦彥下冀州兵與彥威併力掩擊是夜三更金人拔寨退去

十二日壬寅張邦昌手詔

僞楚錄曰詔云予以寡陋近迫大國俾救斯民於兵火而諸公橫見推逼不容自裁忍死以理國事豈其心哉顧德弗類實難稱塞出令之初有司乃以聖旨下行載循昧陋殊震危衷夫聖孔子不居則予豈敢自今與三省樞密院議定處分及內外官司面承得旨事稱面旨內降及批出文字稱中旨遣官傳諭所

司稱宣旨洪惟非常之變適遭會於斯時尙冀有永之圖訖數甯於區夏庶幾多士共識此懷

金人曉諭諸路榜

契勘宋之道君少主皇后以下並已北遷應文武百官僧道耆老軍民共議薦舉堪爲人主者一人卻准文武百寮僧道耆老軍民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狀乞自元帥府推擇賢人永爲藩屏又乞於軍前選立太宰張相公以治國事者行府會驗本官乃去年同康王爲質者也既許尋舊好之後竊弄精兵夜犯寨營官兵接戰卽時破滅以其敗盟遂臨京城將臨

進攻本官哀泣曰身爲宰執出質軍前而不意犯於
不虞罪當萬死然主上年少薄事日淺蓋緣奸臣所
誤且乞緩其攻擊因遣使語之少主趨迎使人泣而
謝罪及至和成洎從軍北行至河北州縣或有不降
每欲進擊必自求哀往往有可愍之意及重兵再舉
又乞遣使理會雖威之鋒刃不避也欲引而南進曰
豈有大臣躬親出質不能戢兵以致交惡而忍同敵
人觀其伐主也頭可斷身不可去城破之後驛召而
語至及廢國之際號泣擗踊涕泗交流告乞再造既
不見容或以腦觸柱或以首投地幾至自絕乃知忠

孝剛毅出於其倫忽聞推戴果得此人然恐難奪其
志洎在京百官差到翰林學士承旨吳幵翰林學士
莫儔齎牀勸請曰聞建邦立都必立君長制國御俗
允賴仁賢恭惟大金皇帝道合三無化包九有矜從
諸夏俾建列藩翰契勤勝雖不許存立趙氏既擇賢人
以主茲土則於國民爲幸亦已深矣伏惟太宰相公
名高今古學通天人位冠冢司身兼眾美碩德偉望
蚤羽儀於百工嘉謀赤心久勤勞於三事敢望以蒼
生爲憂而不以細行自飭以機政爲慮而不以固避
自嫌上體大金擇立存撫之意下副國人推戴爲主

之望及別有狀申行府今文武百寮僧道耆老軍民
人共請太宰相公以治國事竊惟別有辭讓伏望元
帥府更賜敦請本官早從輿望尋請知樞密院事漢
軍都統制劉侍中彥宗禮部侍郎劉思應奉御前文
字高慶裔同詣具導其由勃然奮怒曰國雖破在臣
子之分豈容聞此由以先防備不獲自絕然而閉目
掩耳背立偃蹇終不爲聽但罵文武百寮曰以諸公
畏於兵威置我於亂賊之罪甯甘心死於此不可下添
苟字活矣彼刪此二字以恥改作取後世篡奪之名也然行府
以軍國重務不可久曠尋錄申奏今降到寶冊備禮
以璽紱冊命爲皇帝以統斯民國號大楚都於金陵
自黃河以外除夏國封界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作
藩臣其閒志氣屹然不動雖多方勉諭以事在已然
雖死無濟何如就冊用救生靈猶不飲食累日幾至
滅性遂擁迫入城迺有在京官僚僧道耆老等共集
力請於天會五年三月初七日方受冊命諸路軍民
人等各令知悉
邦昌與二酋改作帥書乞親詣致謝
書曰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於國相元帥皇子元帥
今月七日伏奉皇帝聖旨特降樞府加臣封冊退省

庸陋之資何以對揚休命前此固嘗死避終不獲辭
載惟選授之初盡出薦揚之賜尋因還使附致感悰
願亟拜於光儀庶少申於謝禮未聞臺令殊震危衷
遂遣從官具敷懇懇重蒙敦諭仰識眷存然而涘日
未前撫躬無措恐有失於稽緩實深積於兢惶伏望
恩慈早容趨詣俟承報示徑伏軍門拳拳之誠併留
面敘不宣謹白

二酋改作帥答曰具位謹致書於大楚皇帝闕下向承
明詔擇立賢人爰及庶士之謀已諒英聰之聽具聞
天闕優降册書禮命恭行羣情胥悅未遑伸於慶禮
不圖辱於華緘幸容先導徵悰繼陪高論今差崇祿
大夫兵部尚書高慶裔彰武軍節度使李仕選充慶
賀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謹白

別幅衣着一百二十段馬四匹
金人委開封府再敷配金銀表段
遺史曰金人移文督責金銀表段元數十分未足一
分仰開封府在京坊巷見在人戶等敷配限三日納
足以不伏之人全家押赴軍前先是城陷之初金人
索在京戶口數目開封府張大其事報七百萬戶黏
罕改作尼堪亦詢李若水亦以此對金人見京城戶口之

衆意欲七百萬戶盡行數配所得不可勝計故令將
坊巷人戶等第數配開封府奉行莫敢論辯乃以見
在戶口隨高下配定欲數元數故雖細民下戶亦不
下金三十錠銀二百錠表段五百匹家至戶到揭榜
門首督責令日下送納京城士庶雖知所配無辦然
事出於衆但相戲謔而已云借使變甑釜爲金銀化
屋宇爲表段亦豈能如數督索甚急小民應之如不
聞官司亦無如之何

宗澤以戰車趨京師遇金人於南華敗績澤微服走統
領王孝忠中箭身死知博州孫振爲亂兵所殺

遺史曰初劉浩在相州得戰車法拗造五輛試之不
可運業已造成浩謂磁州宗澤好作爲輕聽信乃告
假往磁以戰車紿曰是車造一百五十輛每一輛以
二十五人守車二十五人爲左角二十五人爲右角
二十五人爲前拒共四隊凡一車用一百人車一百
五十輛共用一萬五千人願與直閣爲先鋒收復眞
定具畫車陣并所用人數陣隊爲圖以獻澤喜之問
浩所欲浩言所闕者衲襖耳聞磁州甚多請隨意之
所欲應副澤資給之而去澤遂以浩所圖車陣稱見
造成車一百五十輛已募到民兵一萬五千人結成

陣隊謀欲收復眞定奏聞朝廷朝廷壯之取旨除澤秘閣修撰河北民兵總管初實無一人一車也及元帥府分遣澤往開德駐劄乃用浩車制旋試之澤以開德城下之戰金人退去謂金甚易與耳壬寅領兵推戰車追襲欲往入京城下解圍至衞南之北逢見金人伏兵接戰金人佯敗向東趨南華縣澤追至南華遇金人兩頭掩擊官軍大敗戰車大而難運推駕者苦之一旦遇倉卒皆委而走澤變易衣服隨敗兵隊中夜奔走得脫先鋒王孝忠中箭墜馬死知博州孫振領兵至中路聞澤敗績親兵懼與金人接戰且懷鄉土乃殺振及取軍實散而北歸金人取戰車盡載軍實而去

中興記曰宗澤權邦彥同在澶淵約與深州守臣姚鵬同入鵬未進兵澤邦彥自南華入遇虜改作敵騎卒至西將王孝忠死澤邦彥更士卒白布衫草履夜走姚鵬軍澤所製戰車五百輛使兵棄車走車爲虜改作敵所得以載城下所獲金銀歸虜中此二字改作振孫傅之父守博州將兵屯濮州聽澤節制是役墜馬死後建炎初河北寇皆澤麾下潰卒也

十三日癸卯令邵溥同所差郎官四員管勾南薰門下

交納物色呂好問且權領門下省職事
工部侍郎何昌言改名善言
避邦昌名也
鮮於可朱震致仕
十四日甲辰邦昌遣使致書於軍前懇免征催金銀
僞楚錄曰書曰比以冒膺縟禮願展謝悰雖歷罄於
忱辭終未達於臺聽退增感悚豈易敷陳載惟草昧
之初實軫阽危之慮民志未定頃未有以得其心事
緒實繁念將何以息其動前朝昨奉臺令取索金銀
表段以充犒軍伏自入城以來講究民間虛實頗知
罄竭悉以傾輸闕位之初朝夕祇畏戒諭官吏罔敢
弗虔仰荷大恩敢不論報雖割肌體豈足論酬然念
斯民困弊已甚當圍城窘急之久有比屋餓莩之多
願撫養則無資以厚其生欲振給則乏糧以續其命
而催科正急剝縱相尋若閱日稍淹則所存無幾非
仁何以守位非民何以守邦坐觀轉壑之憂不啻履
冰之懼與其蹈天踖地莫救於黎元孰若歸命投誠
仰祈於大造伏望察其懇迫賜以矜容特寬冒昧之
誅誕布蠲除之惠則終始之德遂全億眾於死亡報
稱之心敢憚一身之糜潰期於沒齒以答隆恩不報

宗澤遺書范訥趙野責其退屯

遺史曰范訥爲河北河東宣撫趙野爲北道總管皆退屯南京宗澤移書與訥曰太傅是朝廷重望大臣凡所舉措爲天下輕重爲四方軌則今以河北河東宣撫乃擁兵自衛紆迴退縮駐劄南京是耶非耶不知太傅晝思夜度謂臣子大義果如是耶若以周旋無非合於義禮伏乞指揮開以道路濟以糧斛令江淮以南州軍皆得自進勤王去京城二三里劄寨示賊虜改作金人以天下歸嚮激切之意庶幾懲戒無有後艱不勝幸甚又與野書曰京城圍閉日久君父注望四方應援想不啻飢渴也資政北道大總管乃將六兵自衛紆回曲折走南京駐劄蔽遮江淮之人俾不能進前固護王室則朝廷何賴於屏翰伏望早賜指揮進發前去京城二三程劄寨示賊虜改作金人以天下人心歸嚮軍民怨切願瞻天表之意庶幾虜改作敵人畏恐下城遁去末由叅侍不勝拳拳憤悱激切之至

十五日乙巳張邦昌往青城見二酋改作帥致謝

邦昌是日出軍前見二元帥致謝既至迎接殿下相揖以升致賓主之禮酒三行面議七事如不毀趙氏宗廟陵寢減金帛數及存留樓櫓俟江甯府修繕畢

日遷都之類皆允

張邦昌令百官庶務依舊修飭職事

僞楚錄曰邦昌令百官庶務依舊修飭職事國子祭酒學官等奉行不敢懈怠曉諭諸生須管置課册假歷薄書等又報鎖院補塡及私試諸生無有應命者

十六日丙午趙子崧申大元帥府劄子

子崧近具狀申稟乞早下嚴令約束諸將定日赴闕本府遣四頭項已於初八日復扶溝十一日復太康見今審度今月十六日忽收到快行節級趙進所說青城之事供具稍涉虛妄甘當處斬文狀其言皆臣下所不忍言痛徹五內殞絕無所既不敢膽申行府又不敢默默云二聖二后二叔諸王卿相自正月十日皆出幷家屬至虜改作敵寨恐旦夕北去萬一渡河則不得復回又云三月六七日有僞立者似是向來與大王同使虜删此字之人而南京關報汴水初八日忽滿皆可疑者惟望大王力振軍勢遣師邀擊河上迎請兩宮再安宗社問罪僭逆不可猶豫猶豫之間變故生矣國之存亡在此一舉若有獻議擁兵南渡似未可聽大王麾下盡是西北人孰肯渡江渡江之後中原豈可復取莫如四近舉兵邀擊先遣問罪僭

逆最爲上策子崧此州危如累卵萬一僞檄有死而已半年城守粗著微效今虜改作敵幸去若僭僞見攻誓不俱生伏望大王憐憫同姓係累而去所存無幾如某輩粗有知識荷國厚恩必能自效蓋今日臣下已往往擇利非大王力宣國威則二百年基業將如何哉告大王更審問探若果如此勢不可緩仍乞多發疑書以壞契丹燕雲從賊之心多收此曹以爲我用則轉禍爲福狂瞽僭易死有餘罪子崧不勝泣血哀鳴之至

賜進士出身頒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十五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八十五校勘記

必自哀求 誤作求哀 驛召而至語及廢國之際 至誤在語下

道合三先 先應作光 俾建列藩翰字 翰衍 僧道者老軍民人等脫等字 由以先有防備脫有字 不復活矣 復誤作可

欲徑入京城下解圍 徑誤作往 萬一僞檄至有死而已 脫至字

靖康中帙六十一

起靖康二年三月十七日丁未盡二十七日丁巳

十七日丁未張邦昌令尚書省榜施行事件

三月十七日三省樞密院同奉面旨嗣位之初宜廣推恩需今四方道路未通致赦宥未能宣布緣京城圍閉日久下項事可以先次施行應在京罪人所犯無輕重不論已未發覺常赦所不原者並與釋放應文臣承務郎武臣承信郎以上并內臣及致仕官並與轉官在職選人循資校尉比類施行合磨勘者仍

並不隔磨勘應文武陞朝官并禁軍都虞候以上父母妻未有官封者並與封敘已有官封者更與封敘亡歿未封贈者並與封贈已封贈者更與封贈祖父母在願回授者聽應禁軍正副指揮使已上各特與兒男下班祇應一名應承務郎以上服綠緋及十五年不以贓私罪並與改轉服色開封國學及別試所上到省人與補登仕郎五舉人與補京府助教四舉上州文學三舉下州文學兩舉諸路州助教錫慶院去年秋試得解舉首特與推恩餘並以今年八月鎖院省試應合特奏名人並與免試內曾經六舉人以

試中在學不係在學生免廷試推恩人諸路解到武藝合校人等並照元降指揮分等參酌推恩應命官除名追降官員及勒停終身不齒放歸田里人等及永不收敘人並與敘元官落職人與復舊職令刑部檢舉奏聞應停降諸色人等未曾敘用者並與特敘元職名其永不收人依此以次遷補候有缺收補應配軍因閉圍未出京人候開門日配沙門島並配鄰州見分配在京重役處者仰刑部疾速具元犯取旨倘令逐便應逃亡軍人及潰散人兵除依累降指揮招集出首外尚慮有未出首人可特展一月首身其

存卹等事並依已降指揮應係官司欠負不以名色
貫百並與蠲免其私債元無利息者限一年外許理
索諸軍緣借請之類見剋請受者並特除放者老並
賜粟帛令戶部支給價錢官司房錢不以貫百並放
三月出糶米麥雜豆以濟貧民雖已降指揮減價尚
慮民間不易可令更與減價出糶仍約束逐場人民
擁併仰戶部踏逐應有係官木植及空閒屋添置賣
場以濟細民無致阻滯掩骼正政所當先草昧圍城
之中不忍視其橫逆應亡歿貧民仰開封府量給官
錢充葬送之費應細民疾病貧乏無藥者令開封府

疾速措置差官分定坊巷就民俵散官藥諸軍疾病
合給官藥緣多事之際給散不時仰運軍馬司體度速
支官錢廣行合藥俵散其諸軍差發到軍兵保甲等
有疾病者令所轄官司依在京軍營法醫治應伎術
人等幷家屬取赴軍前者所拋下財產其有分人許
經開封府自陳驗實給付應寺院宮觀有隔下發放
等恩澤各令自陳所屬保明申禮部限三日給降度
牒應特旨還俗僧道特與依舊爲僧道令開封府出
給公據應禁宮院寺尼僧女冠令所屬取問願歸俗
者聽從便應行法令典章百司事務職任一切並依

舊內有於民不便者臺省寺監條具以聞仍許諸色人經鼓院奏陳當議參詳更定以從民欲牒奉敕如前宜榜南改作兩河曉示各令知悉牒至准敕故牒

十八日戊申徐秉哲權領樞密院莫儔權領中書省吳幵權同領尚書省

十九日己酉征催稍緩

張邦昌遣國子祭酒撫諭太學諸生

遣史曰邦昌命董逌撫諭諸生慰勞備至巡齋宣布

邦昌之意蓋自圍閉諸生因於籠鹽多有疾病迨春

尤甚日死不下數十人者邦昌具知乃用撫諭之使

又命選醫官十人於諸齋日逐看候人人給餌藥之

資由是諸生感悅故泣血等諸書太學諸生所記其

閒不無為邦昌粉飾其事者邦昌蓋欲收士譽雖曰

無意於神器吾不信也學校疾疫無甚於今年自春

夏至此亡者二百餘人令取鍬往東方一人問

已三分之一矣

泣血錄曰初十日就齋蔡延世夢金甲神人在太學

前箕踞而坐顧左右百餘人令取鍬往東方一人問

曰此何為者神人曰欲葬太學之士復問曰其數幾

何神人曰幾半中有一人被髮朱目取水面北嘆曰

得水者可以免死既覺汗流浹背太學之士七百人
物故者三之一病疫發腫者往往以黑豆湯效服者
立愈其方以黑豆二合炒熟甘草二寸炒黃色以水
一盞時時服之疑神人呪水之異也

翟興入西京斬河南尹高世由

遣史曰初京城失守金人以前知澤州高世由請於
朝廷使爲河南尹以蕭慶領萬騎佐之婁室孛堇改作
羅索貝勒衝散勤王之師也前軍統制翟興者河南人探
知地利聞世由之怠出其不意與族弟進提步卒數
百卷甲夜趨潛入洛陽擒世由斬之

二十日庚戌邦昌以謝克家權吏部尚書邵溥權戶部
尚書周懿文權開封府尹王琮權吏部侍郎石令問鴻
臚丞

二十一日辛亥所解發醫官技藝人復有入城者
是日有醫官入城蓋二酋改作帥給假令歸收買藥餌
雜物醫者於籠上揭榜云太子元帥府祗候某人行李

二十二日壬子邦昌以邵溥差兼提舉京城所陳永道
依舊都水使者

御劄付王時雍徐秉哲

上自軍中批御劄付王時雍徐秉哲云社稷山河素
爲大臣所誤今日使我父子離散追念痛心悔恨何
及見以治行闕少廚中所用什物煩於左藏庫支錢
三千貫收買津遣至此早晚成行請勉事新君無念
舊主某上王徐二公
二十三日癸丑邦昌與二酋改作帥書乞還馮澥郭仲荀
等
書曰比膺詔册獲撫邦封載惟草創之初方賴臣鄰
之助顧廷臣之全闕致庶務之悉隳徒以菲材託於
人上何以仰承殊渥外數改作多虞若涉洪川罔知
攸濟茲冒陳於危懇蓋深恃於眷私所冀垂矜必蒙
賜可竊以左丞馮澥國之老成管軍郭仲荀衆所推
許倘委職任俾贊時雍必能繫多士之心有以副萬
夫之望此外臣僚等或因扈從前帝或緣差在軍前
如非台意欲留之人乞下恩慈遣還則庸疏之質既
獲助於衆賢報稱之衷敢忘懷於大惠倘祈英鑒俯
亮愚誠金人得書遂遣左丞馮澥簽書樞密院事曹
輔太常少卿汪藻禮部侍郎譚世勣中書舍人孫覿
及徐天民蘇餘慶郭仲荀沈晦黃夏卿等還
邦昌與二酋改作帥書乞免括金銀

書曰某聞之先聖云何以守位曰仁何以理財曰義人君之於天下惟以百姓爲本百姓之不存則社稷無以固其重大君不能保其尊又況創業造始之君惟務施德布惠取天下之心然後作爲事業固其根本由漢唐以來率由此道後世子孫終必賴之皆百代不易之理也某材質庸謬道義無聞仰荷大金皇帝天造洪恩遽令軍民官吏推戴册命畀以南土使主斯民永爲屏翰以事大國方夙夜祗懼無以報稱思臨士民坐視困苦莫之拯救痛傷肺肝殞身無門今見京城百姓自來(前)皇帝朝已曾根括金銀數次雖有藏匿官吏搜索悉皆罄盡今又蒙元帥科降數目浩大難以充足雖軍前遣人搜檢亦無所得百姓(熱)嗷嗷憂疾餓死者日以萬計復懼根括金銀數不能足重念大金皇帝以邦昌主斯民而從政之初民心離散恐謗交興邦昌恐以此主國必致傾仆惟元帥慈恩洪博智燭高明曲照物情俯加矜恤止絕再降金銀數目庶使億兆生靈保全性命不陷顛危邦昌所圖竊冀久安仰副大金皇帝建立藩屏之意邦昌不任哀懇惶懼之至金人得書遣二使入城齎到元帥府書云自本(來)所取金帛皆係犒賞軍兵之所急用

雖不能足數亦且期大半今楚國肇造本圖久安慮
因賙括之急重困斯民已議損止
張邦昌令尚書省榜備坐金國元帥府書免括金銀幷
表段
先是軍前復索金銀將元科五百萬錠於在京百姓
隨坊巷均科一貧民家合納金五錠銀五十兩表段
二百匹限五日要足如不足先殺根括官以次後洗
城官吏知民無有各出一小榜於其門上貼之旦夕
驚憂知其必死邦昌乃令光祿卿王琮作書親詣元
帥求免得報已議損止令出榜曉諭尚書省榜今月
二十三日承大金元帥府云云二十三日奉面旨令
開封府多出榜文曉諭民間各令知悉牒奉敕如前
宜榜兩河各令知悉牒至准故牒
又牒奉面旨應文武被旨差權職事並令尚書省出
劄子請給恩數依正官法非被旨兼舊職者並罷
周珣黃中美致仕
二十四日甲寅邦昌以書謝二酋改作還馬濬郭仲荀
免金銀等
書曰比馳柔翰冒瀆忱誠冀還文武之官庶俾中外
之人載惟僭率深負兢惶豈意臺慈曲垂照鑒馬濬

郭仲荀二員既蒙矜允曹輔譚世勣以下悉已獲歸
仰荷隆恩實出望外至於親加訓誡俾虔臣節之修
俯念孤危允賴臣工之助以至金帛犒賞之數實爲
軍前急用之資蒙深軫於疲羸遂獲紓於勾括興言
肇造之本賜以固安之圖豈唯億姓之生靈盡歸元
造茲爲萬世之大惠曷報鴻私罄筆舌以難周銘肝
心而莫致今差吏部侍郎王琮恭詣帳前伸謝仰惟
英謀俯鑒卑悃

金人遣路允迪沈晦及官吏僧道百姓數千人入城
先是元年二月閒幹離不改作幹里雅布在城下講和朝廷

遣路允迪割河東地使於黏罕改作尼堪滕茂實副之金
人方圍太原又分兵破威勝軍隆德府至高平與允
迪等會遂俱還太原時太原奉密詔城守甚堅諸道
援兵繼進金人以割地不效留允迪等一行於雲中
至是京城已破乃至雲中取允迪同沈晦等放還城
中晦與允迪相先後奉使者於是茂實被留不遣茂
實兄裔通判代州已降虜改作敵矣金人素重茂實乃
實茂實於代州又自京師取其弟華實使兄弟同處
以慰其意

從事郎胡杞令改合入官差權司農丞考功虞譽致仕

二十五日乙卯邦昌令馮澥曹輔並仍舊職朱宗權刑部郎官闕師尹權太府少卿王及之權都水使者陳永道別與差遣業份權左司郎官李健權右司郎官禮部尚書領中書省事李回乞罷權尚書以秘殿舊班暫領省事依

張邦昌遣書至軍前

邦昌欲乘大軍未退修城池備寇軍前有關報已諾修城之請且詢工役當自備或謂欲軍前爲修兵馬大元帥府劄子下東平府會合諸路人馬前去京城

據西道總管王大資三月初九日狀及知西京外宗正事文字稱准永興軍路安撫使范左丞回報并沿邊四路帥臣各率兵馬已在陝府及稱水陸並進復西京河陽又據武經大夫張憲狀統領人馬見在宿州及翁中丞向發運各領人馬亦已到彼契勘昨爲被奉詔書再議通和及准曹樞密公文令兵馬止在近京駐劄不得輕舉徒誤國事遂分屯勤王人兵各令在附近劄駐按甲不動以俟金人退回領兵入覲今來已是累月金人未回不住刼掠中外隔絕君父命令不通不知京城次第深慮賊改作詭詐難以全信

除先累次行下審度進兵外今四方兵馬雲集勤王戰士各懷忠憤賊改作敵衆渡河兵勢減少合乘機會四方並進埽除虜改作敵寇共立大功仰選擇精銳忠義人兵多作頭項連珠相繼迭相策應審觀形勢迤邐前進兼契勘見在城不賊改作敵兵多是輕騎宜常令牌槍在前遮蔽神臂弓弩以防衝突伏藏軍馬以分兵留守自可足用東南道都總管趙延康翁中丞向發運並與宣總司附近宜相關會犄角前進張觀察下已據統制丁宣贊申乞先領兵前進合更審問本官差別頭項兵馬相繼策應宗元帥元到南華縣至故陽鎮與興仁府地里相等合約日並進令聲援相接陝西五路及王資政既來收復河陽係在京城西北金人歸路尤爲要便當府除已劄下知濱州董誼知永靜軍王澈各統領人兵前去濮州駐劄關會逐處集兵前去京城去訖今仰東平府照會仍批請口食三日附帶前去右劄付知東平府安撫盧待制准此

二十六日丙辰軍前傳元帥臺令諸軍二十八日下城

以檄書數百道付邦昌傳諭四方其檄云十三人鼓
舞登城百萬師號呼請命
選郎官爲四方密諭使
開封府募人齎僞詔榜
開封府今月二十六日午時承尚書省劄子內降蕭
太師送到文字刷會各州府下客人前來如隨處客
人雜送人仍要每路下客人亦早發遣前來以憑四
散告諭奉中旨令開封府契勘有無逐處客旅爲散
漫在民閒即日未便見數右劄付開封府契勘上件
州軍如無各本州軍客人止將本路人日下據數劄

刷發遣前去不得住滯仍具已起發逐人數申尚書
省續准劄子勘會已降指揮令開封府劄刷指揮等
路州軍民客人四散告諭切慮客人不知因依別致
驚疑須議指揮右劄付本州府火急分明出榜曉諭召
募客人因便齎詔書前去告諭即不得張皇事勢一
概勾呼（接連）致使騷擾仍具已依應施行文狀申尚書省
准此京西路鄧均隨唐蔡鄭金郢房滑汝州順昌襄
陽河南淮甯潁昌府信陽永安軍京東路青沂萊密
登濰淄徐濟拱單濮州東平襲慶興仁府南京淮陽
利國軍萊蕪監陝西路洮（御名）廓熙樂丹秦虢陝耀鳳同

鞏階醴環坊會涇商華源原岷隴成蘭鄜甯州京兆延安府陽清平西甯鳳翔府鎮戎懷德定邊保安定遠積石西安順德軍司竹太平監河北東路大名開德府恩濱棣德博滄北清州永靜軍淮南路滁陽楚亳眞宿光濠泰泗通海廬舒和蘄黃州壽春府高郵漣水無爲陸安軍右出榜止市張掛曉諭前項客人限三日如有因便願齎詔前去告諭之人卽立便前來赴府出頭各令知悉

江南發運司據亳州申有京師遣快行家往廬州發運判官向子諲牒知廬州馮詢提舉鹽茶范仲闕拘縻關防

牒曰訪聞張邦昌受金人僞命已有人詣濟州大元帥府陳述上件事迹契勘本官家屬母與子皆在廬州須至先有行遣牒候到請照會將應本官於親屬密切關防毋得漏落及有疏虞候大元帥府指揮仍選委有心力忠實官幹當須別以事爲名目庶不張皇漏泄搖動人心有害國事亦具因依此牒知廬州都鈐馮大卿去訖更請同共議事仍親書已如何施行公文回示今牒提舉淮西鹽茶范禮部靖康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牒仍具申元帥府乞更賜行下本州

嚴行關防

二十七日丁巳京城外火

城中人望外四面火光亘天傳聞金人焚燒寨柵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己巳八月十八日与滌巷同宿秘魔崖然燭校此卷

是日為序珊夫人生辰幽明判路欣戚殊情念之隕涕 沅外記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十六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八十六校勘記

應命官除名官誤作宮　掩骼王政所當先王誤作正　仰軍馬司體度軍誤作運　宜榜南河曉示南河應作河南　人人給藥餌之資誤作餌藥　以黑豆取效服者立愈脫取字　石令問鴻臚寺丞脫寺字　外敉多虞敉誤作數　儻還職任還誤作委　俾贊時艱艱誤作雍　馮澥簽書樞密院事簽誤作僉　人君不能保其尊人誤作大　自來前皇帝朝來字衍　自來所取金帛來誤作本　本圖乂安一作本固則安　慮因勾括之急勾誤作搆　已議捐止捐誤作損下同　宜榜兩河一作河南　朱宗之權刑部郎官脫之字　闕師尹權太府少卿原闕係范字宗尹誤作師尹　葉份

權左司郎官葉誤作業以檄書數百道付邦昌傳論四方此十三字應接上條下其檄段誤云十七字另行此作一段誤一作范沖無關字拘禁關防禁誤作縻延安慶陽慶誤作府范仲

靖康中帙六十二

末

起靖康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戊午盡二十九日己

二十八日戊午張邦昌詣南薰門遥辭一帝

是日邦昌僭天子儀衛法駕綸素詣南薰門設香案率百官士庶望軍前遥辭一聖邦昌慟哭百官軍民其間有號絕不能起者太學生皆拜哭

金人兵下城

有南兵至咸平軍前使來問欲盡殺爲復要招安可

將赦書來張急遣申彥臣以宣贊舍人齎手書往大
營告東道總管以不得已及重兵離散且當退守之
意申彥臣還云金人以鐵騎三千送至咸平以南七
十里不見我師而還
金人前軍起行
大元帥以便宜除授汪伯彥顯謨閣待制充兵馬元帥
府填陳康伯不赴闕黃潛善副元帥填汪伯彥遷赴闕
耿延禧樞密直學士董耘徽猷閣直學士高世則遙郡
承宣使黃潛厚祕閣修撰楊淵王起之秦伯祥直祕閣
金人送鄭太后家屬入城

靖康遺錄曰是日有番使送鄭太后家屬入城其番
使至省說云二十七日粘罕改作尼堪請上皇相見上皇
乘轎子至寨門下轎著紫道服戴逍遙巾趨而入至
幕次粘罕改作尼堪出迎入帳中坐良久上皇起白粘罕
改作尼堪云老夫得罪合當北遷但帝姬未嫁者敢乞留
荷大惠也粘罕改作尼堪不答有頃鄭太后自外至啟粘
罕改作尼堪云臣妾得罪自合從上皇北遷但臣妾家屬
不預朝事敢乞留粘罕改作尼堪點頭許之至今日果送
太后家屬入城番使又笑云太后善言辭進退有法
容止雅麗刪此四字故元帥許其請

粘罕 改作尼堪 遣交割京城
宣和錄曰邦昌以邵溥提舉修繕京城四壁是日交
割外城賊 改作敵 既不能下南京乃自甯陵而上盡僞
置官屬安撫士民至是悉驅而北舍屋焚爇殆盡東
至柳子西至西京南至漢上北至河朔皆被其毒墳
無大小啟掘畧遍郡縣爲之一空京城被圍半年至
給然餓殍不可勝數人多苦腳氣被疾者不浹旬即
死目疾者即瞽菜蔬絕少前此虜 改作敵 人據城採擷
而食尚餘枯枝
劉彥宗遣人諭王時雍大軍起行且在河北駐軍如
有事急飛騎來報便發兵來
張邦昌與二酋 改作帥 書求還孫傅張叔夜秦檜三人
書曰披瀝懇誠仰干恩造丐舊臣之復職蒙英豪而
遣還已荷隆私尚餘至悃念撫邦之始尤先盡節之
褒庶靖國人以彰名教孫傅張叔夜秦檜緣請存於
趙氏遂留寘於軍中既知狥義於前朝必能悉忠於
今日恭惟上國方擴宏圖以忠孝而勵羣臣以信誼

而開鴻業宜蒙寬貸使獲旋歸式昭聖度之仁垂副
愚衷之願其於虔叩曷究敷宣金人回書曰早承懿
喻願還舊臣以爲馮澥國之老成郭仲荀眾所推信
此外臣僚如非欲留之人乞下遣還之令其已放歸
者係稗贊時政或有未還者俱欲留闕仰冀照知無
賴理會

僞楚錄曰書皆邦昌親筆二酋改作帥見書大怒謂取
三人者其欲復講前日之事耶於是回詰再三且云
今若縱兵非無名然亦駐兵不還當觀釁而動張懼
不能答

金人與張邦昌書減歲例銀絹

書曰會驗宋時除依遼國舊例歲物銀絹五十萬匹
兩納錢一百萬貫初以代燕地所出今若依例輸納
且念地有分割民有彫弊特免錢一百萬貫減放銀
絹二十萬匹兩只議納三十萬匹兩銀絹各半其數
依舊例交割布此悃悾冀爲諒察邦昌答書曰重勤
書誨祇荷矜慈惟前朝之所輸准定數而有舊俯念
地土割裂之後方當人民彫瘵之餘曲賜軫憐務從
蠲減特除免錢一百萬貫外減放銀絹二十萬匹兩
每年只議納二十萬匹兩銀絹各半其數一依舊例

交割所蒙指諭悉已遵奉其於感戴之心難盡敷陳
之悃仰惟聰察深諒悃悰
二十九日己未張邦昌詣軍前餞別二酋改作帥
邦昌服赭袍張紅蓋乘馬出南薰門餞別二酋改作帥
及午而返連日之出所過設香案起居並如常儀從
行者卽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輩也士庶旁觀者
無不感愴
遺史曰邦昌自僭僞位屢出南薰門服赭袍張紅蓋
乘馬執紅絲鞭法駕儀仗皆不備唯駕頭前導初出
一兩次不舉駕頭以後暫舉駕頭聲亦漸高出南薰

門見粘罕改作尼堪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敘別至午刻而還
金人留僕射何桌樞密孫傅參書張叔夜舉家北遷
何桌字文縝仙弁監人天資俊異善屬文政和五年
進士第一人及第名動一時除館職京畿提舉學士事
尚書主客員外郎擢右史遷左史召試中書舍人王
黼獨持國柄有爭進者譖之黼怒出桌守潼川未行
太上皇帝擢爲御史中丞第一章論士俗頗中時弊
皆陳黼黨所爲其論士俗章曰竊惟陛下昭至德建
太平體堯舜之用心急親賢之爲務見一善改容而
禮之取一長加意以成之或緦匹夫而起下僚遂享

好爵而陞顯位可謂於卿士大夫無負矣其忠純慤直廉茂介潔之士進以其道取由其義誠不敢忘陛下厚恩而奔競附麗乾沒無恥之人常與善類並居傷化失俗或在於此比年以來苟合取容阿黨相比爲私門之惠忘國家之恩貪進務得變詐百出託身之初腹心盡布謂之納忠被用之始先加約束謂之受記前出某氏之門一不滿意又轉而之他則謂之投換陰與之合而陽背之以陷害異已使至改作不之測謂之擺蹤或輸誠死黨自明不欺則有損親戚之好而發其私書或託爲耳目媒蘗所憎則有伺記朋

舊語言緣飾增加而傳之短卷通姦利行貨財則有往來其間者營私家給子弟則有甘其役辱者爲士大夫而失節喪誼一至於此蓋其爲說曰狥私之效速於奉公附下之利過於事上凡國家之治忽生民之利病若不相關然一旦有緩急而取用之甯負朝廷不負知己豈不上傷陰陽之和下隳萬事之緒哉臣聞百僚師師重華致治多士濟濟文王以甯蓋人臣和肅於下則人主尊安於上今以陛下之聖智誠明斷而早正之辨是非別邪正收權寵破朋淫以崇至化而救失俗則雖前古帝王之盛何足遵焉臣愚

正仲當制建白僕射之名不經願循漢制改爲左右
丞相上深以爲然中批以問粲欲實夢遂沮其說明
日降制拜右僕射城陷議和兩詣虜改作敵營議和從
駕幸青城粘罕改作尼堪以粲主戰議從二帝北狩張邦
昌以書懇取不允天下恨之在虜改作敵營題絕句云
念念通前刼依依返舊魂人生會有死遺恨滿乾坤
少問詩於韓子蒼同在掖垣相與商榷文章日進識
者謂其才藻宜在兩禁恨柄用之太早況當變故之
際也兄棠字文植弟棨字文度皆好學能詩以才知
名後秦檜自虜改作敵中來言粲死矣

不知治道唯陛下留神裁察是幸黼益怒不閱月以
坐蘇氏師黨曲學奏罷除待制宮祠靖康初復召爲
中丞改翰林學士拜尚書右丞中書侍郎時議京畿
守備粲建議設四道總管重其權事得專達吏得廢
置兵得誅賞財得移用規畫甚善卽詔行之屬已迫
盛秋措手無及然大名睢陽皆能保守亦其效也是
年冬金虜改作人再犯改至京城詔百官卿大夫供議
狀於廷主和議與戰議論不一粲力主戰議旋遷門
下侍郎夜夢武夫挾弓矢入門射中其檝頭會當拜
相奏陳乞改太宰少宰仍舊爲僕射翰林學士吳幵

林泉野記曰何㮚字文縝仙并監人政和五年登進士第一人有詩名靖康初爲左丞金人之入寇改作汴也或請和又來侵是冬盛兵河東復遣王汭來聘及粘罕改作尼堪犯改作至闕范宗尹請割三關以獻虜刪此字㮚主嚴守備以待之王汭復至請割黃河爲界唐恪欲許之㮚以爲不可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俄而恪乞罷乃拜㮚尚書右僕射前一夕夢朝服而立一人彎弓射中幞頭㮚驚覺次日遂大拜然虜改作敵已逼城㮚但堅守禦而已虜改作敵使又來㮚叱而留之促諸路兵入援了無至者及城陷㮚與張叔夜

領兵欲復奪城竟不能上欲奪圍出幸江南㮚諫止曰京城近畿金人布滿車駕南行必不能脫陛下出城賊改作敵必燒宗廟戮生靈矣上乃止虜改作敵召㮚至寨粘罕改作尼堪問曰勸宋主與我戰者豈非汝耶㮚曰然粘罕改作尼堪曰汝有何學術與我戰耶㮚徐曰無學無術但爲國爲民耳粘罕改作尼堪曰我欲縱兵洗汝城如何㮚從容曰縱兵洗城元帥一時之威也愛民施德元帥萬世之恩也粘罕改作尼堪大悟乃戢兵北遷㮚終不屈於虜改作敵秦檜自虜中此二字改作金還力稱其忠遙加觀文殿大學士且訪其子孫云

何㮚初拜中丞王以甯上書曰竊惟閣下以雄詞大筆取天下之豪傑以亢烈疏亮中立不倚自結當宁一人之知抗章請郡足未出闕明日禁中出片紙御宸翰畱公爲中執法天意特達豈徒然哉殆欲聞天下之言也人主不得聞天下之言則天下之事去矣一旦慨然而悟赫然而斷惕然有憂天下之心則治亂安危成敗之機如反覆手此豈非天下之慶乎閣下盍亦正心誠意求天下之事以裨聖主之聰明鳳鳴朝陽士類幸甚方今天下有甚可憂者五請爲閣下畧言之盜賊充斥一可憂姦雄跋扈二可憂夏人陸梁三可憂契丹復振四可憂金國旅拒五可憂河北山東之盜少者數百多者數千白晝橫行掠人婦女剽人資產巡尉不敢抗縣鎮不能守滋蔓浸淫未見消除之漸皆庸人野夫之志不過於避徭役掠衣食脫寒餓何足憂哉萬一其閒有饒勇如項籍雄鷙如李密輩起而憑之則樂禍之徒雲集飈至此愚之所憂者一也郭藥師者遼東一小羌爾（刪者遼至此七字）左右賣國見利斯動豈復知有名義者封崇之栽培之羽翼已成頭角已露無愛民之心竭取而後已常勝之兵日增而不休爭養義兒陰蓄死士貪婪無恥之

流樂爲之肘腋其志不在范陽節度使大則爲侯景安祿山小則爲田承嗣爲王武俊之所爲吾之所以備禦未知其策此愚之所憂者二也赴金肅軍西行直靈武者夏人保此蕞爾之地猶能與上國爭衡今浮梁以東勝州之沃壤金國取之以遺夏人此孫權借荊州以鬬曹氏之意也夏人得勝州其可遂已乎假以歲月人飽馬肥控弦南來其志欲得李克用之所據劉繼元之所巢而後滿閣下試圖將帥孰可以付此愚之所憂者三也契丹雖失國種落不下十萬蹣跚（改作出沒）乎松漠陰山之下其心未嘗一日忘漢也

雲中之民王靈弗加歸漢之心似或中變使耶律延禧置膽於座少洪天輔之風不忘其主則雲中之衆塡然躍而附之少康以一旅復舊物雖非所及而城濮之後楚司馬尚在吾獨無憂哉此愚之所憂者四也以阿骨打（改作阿固達）之勃興吳乞買（改作烏奇邁）之保聚粘罕（改作尼堪）之機警加以漢人如白公旦楊樸之流相與輔相之緩則邀我金帛貪惏無厭（改作庫藏傾竭）急則驚我邊圉戰守無人燕山歲計已不翅一契丹女眞之錫予復過一契丹餓虎之喙何時而足耶此愚之所憂者五也盍亦知所以消憂之道乎清心省事一言

而足矣蓋清心省事則吾民之衣食足衣食足則盜賊消盜賊消則國勢強國勢強則姦雄息姦雄息則夷狄改作敵國畏懷太平無象之福與天下共之豈不樂哉議者以謂燕雲既歸中國遂可寢兵此腐儒之談爾吾知汲汲清心省事果斷而力行之則橫賦暴斂不作吾百姓下有缺句吾之所以後徐起而討之平州之張瑴勇而善守宣州之韓慶民沉毅而有謀雲中之蘇京嫣歸之二三大姓吾遣一介之使慰安其心使爲前掎後角旁衝直擣之援燕山之民田可以爲屯田燕山之丁壯可以爲弓箭手常勝之兵可以分隸

諸將則藥師蕭然一降虜爾循理則拊之跋扈則誅之尚何憂哉夏人陸梁則當謹河東之疆圉契丹復振則當懷雲中之舊民金國之勢日前初若強盛豈有連兵累年政在權貴再世而無事者加以漢人之無賴者非心悅而誠歸之豈無讒慝發於君臣父子之閒遲以數年女眞復爲散（數）部落矣此五者初固甚可憂聖上今日赫然獨斷慨然力行則反手之閒轉憂爲樂此又係於閣下之一言爾閣下朱顏綠髮年未四十黑頭三公何慮不作名義至重願自厚愛僕有數談有大於前所云者交淺言深今未可也願閣

下無負聖主特達留公之意天下幸甚

孫傅字伯野海州人元符三年登進士第靖康中累擢兵部尚書金人犯改作至京師除簽書樞密院京城守禦使金人攻城兩月極力隨機以禦之及城陷民亂傅與張叔夜以兵往來彈壓定之上往粘罕改作尼堪寨除傅京城留守及金人變議傅上書乞復立不許又乞立皇太子或燕越王又不許又乞立趙氏一人又不許傅詣南薰門拜泣請存趙氏粘罕改作尼堪取詣軍中迫令供狀立異姓屢欲誅之傅終不從請死而已乃挾傅北去世稱其忠誠晚初遜加觀文殿學士終以不屈卒於金國年五十一

靖康小雅曰靖康元年冬金人兩軍會於京師樞密聶昌使出虜改作營中公遂遷知院事方賊改作敵之急攻京師也公親當矢石閱月未嘗少休城既不可守上將幸虜改作敵寨命公居守十一月二十七日夜上以御寶付公公用生縑爲囊係之肘間親加撫循迄上歸城中帖然明年正月上再出又申前命且使兼太子傅以保護東宮乘輿久不歸公屢具書極陳利病鑄諭二酋改作帥請大駕還宮不報二月六日吳幵莫傳自賊中改作金營攜廢立書來中外震駭公大慟久

之曰吾唯知吾君仁聖可帝中國苟立異姓吾當死之又數請再立上明旦賊（改作敵）大闢南薰門鐵騎極望闔門而陳且索太上皇太上皇后諸王王妃公主獨留中宮太子不遣密謀欲以黃金五千兩使人匿太子於民閒無當之者太子出隨至軍前自是公之死生不（可）得而知也嗚呼求生逃死人之常情也（方）靖康之末禍變如此同時大臣如唐恪曹輔王時雍呂好問吳幵莫儔徐秉哲邵溥謝克家孫覿汪藻胡交修詹父李會李熙靖李擢之徒或失節求存或叛爲賊（改作敵）用或乘勢爲姦利或託疾病而不出或緘默坐視公獨視一死猶涕唾虜（改作敵）未嘗欲公出義不負上付託之重誓以死衛太子又欲見二酋（改作帥）復立趙氏亦可謂卓爾不羣我宋忠純之臣也艱難以來所未之見可以垂範播美於無窮矣詩曰巍巍孫公忠烈俱偉受天大任淵渟山峙謀謨宥密帝所眷倚付以留鑰又託以子二酋逆天（改作天未悔禍）甘赴萬死國家德澤周及遠邇罹茲禍變孰奮而起公節不渝獨負大美若神人然眾所仰止視偷生徒奄奄如鬼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十九日游靈光寺坐歸來菴話匋齋遺事感愴不已

沅州府志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十七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八十七校勘記

但帝姬未嫁者敢乞畱（未一作下）然亦駐兵不遠（遠誤作還）簽書張叔夜（簽誤作僉）常與黨類並居傷化戾俗（黨誤作善戾誤作朱）或託爲耳目媒糵所憎（糵誤作孽）則雖前古帝王之盛何足遜焉（遜一作道）以坐蘇氏私黨曲學（私誤作師）帥重其權事得專達（脫帥字）翰林學士吳幵正仲當制建白（正仲二字係小注）以雄詞大筆取天下之豪傑（取應作屈）白晝橫行（晝誤作畫）皆庸人野夫之志不過於避徭役（應作使皆庸人野夫其志不過於避徭役）無愛民之心（應作燕民之生）則爲田承嗣爲王武俊之所爲（嗣下爲字衍）而城濮之後（後應作役）女眞復

爲散部落矣散一作斁除簽書樞密院簽誤作僉

靖康中帙六十三

起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己未盡其日

張叔夜字嵇仲開封人侍中徐國公耆之後也通經史善屬文習兵法長於詩詠有文武大材初爲武職丙侍馮浩高其材每薦之叔夜亦上兵策及宮詞百篇上喜之換文資累遷太常少卿賜同進士出身擢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宣和初浩以諫賜死臣寮又言叔夜乃親黨也降三官罷之後起知海州破羣盜宋江有功宣和末京東大盜四起擢叔夜知濟南府與

京東制置使梁方平協謀屢平巨寇靖康初召赴闕除南道大總管兼知鄧州後粘罕改作尼堪攻京城詔起四方援兵叔夜同其子伯奮仲熊率兵一萬三千而來與大金戰京西大小十八陣皆破之遂至京城與金人戰殺傷相當再戰攻之擒首領三十餘詔加延康殿學士內外兵馬都總管移軍入城叔夜言請因金人營壘未全率諸軍擊之其敗可必上不從軍卒郭京聚兵欲以左道破賊改作敵上幸京城加叔夜資政殿學士叔夜上言恐郭京狂率敗事俄除簽書樞密院提舉京城四壁子承直郎伯奮仲熊特改合入官上幸京城見護龍河塡盡憂之叔夜曰臣願率衆出城以計劃之徒守空城則天下事去矣上堅不從叔夜乞罷簽書樞密院之任帶南道總管領南道兵不允叔夜召諸將議事皆不至叔夜意沮及金人登城叔夜兵潰斬之不能禁再同何桌以奇兵八百領統制張仲剛等與金人戰南薰門下欲復奪城不能上及金人廢立叔夜與孫傅上書乞復立帝不許又乞立皇太予及燕越王又不許又乞立趙氏一人又不許叔夜傅詣南薰門下拜泣請存趙氏粘罕改作尼堪取詣軍中曰孫傅不立異姓已爲我殺公年老大家

家宗族繁盛豈可與傅同死耶可供狀立異姓叔夜曰累世荷國厚恩誓與國家俱存亡實不願立異姓逼之數四叔夜終不從請死而已乃引叔夜并其子仲熊北去建炎初遥加觀文殿學士卒以不屈死於金國年六十三累贈少師謚忠文賜廟於信州

靖康小雅曰公諱叔夜靖康元年諜知金人師且再大舉太原眞定相繼爲賊改作敵所陷始詔天下帥守各以其兵入赴國難十一月日賊改作敵至近畿諸道之師未有至者公時守鄧州遂以官軍及民兵萬六千人至都城之南營於戴樓門外時金人稍以兵薄城公屢擊走之上爲親幸南城登譙樓慰喻公且除公簽書樞密院自誠上以毬文金帶賜之金人既大集乃命公移師入門京城失守上再幸賊中改作敵營既乖和議虜改作敵使吳幵莫儔連日入趣立異姓王時雍以下會議祕書省皆請立張邦昌公獨抗疏力言不可有告公恐貽金人之怒者公不聽既而胡改作金人索公出赴軍前遂留不遣嗚呼大臣事君不當爾耶死生之閒人之所難而能不避鼎鑊以全大節此社稷之衛也詩曰金人剽悍一歲再至公提郡兵疾驅入衛虜改作敵將易姓公秉大義獨敢抗言必復趙氏欲

扶日馭力壻氛翳身拘名張忠烈振世
張叔夜家傳一乞都關中權暫駐蹕襄陽府劄付契
勘長安關中之地歷代所以成王業也捨此而下皆
去中原寖遠名爲遷都其實偏霸今襄陽漢江回環
西南有萬山三關之險尚可號令中原去關陜京東
河北不遠然地步不廣深恐不足以容萬乘百司若
或事從簡省將城盡行展套建立樓櫓姑取其關中
路近旁通巴蜀權暫駐蹕聚糧益兵力加營繕亦足
以建都徐爲入關之計以東西二京爲別都留兵以
衛陵寢次則南京一作荆南地勢平廣居民繁富今先具

襄陽圖所有南京形勝如聖慈有意行幸卽別具圖
進呈
次開具自京至襄陽府驛程契勘自京至襄陽府驛
程下項京至延嘉鎮四十五里延嘉鎮至尉氏縣四
十五里尉氏縣至許田鎮七十五里許田鎮至潁昌
府四十五里潁昌府至潁橋鎮四十五里潁橋鎮至
襄城縣三十六里襄城縣至汝墳鎮四十五里汝墳
鎮至葉縣四十五里葉縣至新寨鎮三十六里新寨
鎮至方城縣四十五里方城縣至許村九十里許村
至青臺五十里青臺至唐州五十里唐州至朝陽縣

六十里朝陽縣至崔村二關里崔村至八疊七十里八疊至襄陽五十里又乞遷都劄子契勘遷都必詳講究一道山川險阻戰守利害以備非常臣近知鄧州是時見京洛士人避寇多來襄鄧猶恐虜改作敵騎至潁昌等處臣仔細詢問及稽考地形自潁州而南唐州方城縣最爲諸路會口井邑亦甚繁富汝州魯山縣三鴉路亦可進軍馬今既欲都襄陽則方城恐當升爲郡魯山亦當爲路口兩頭置立關城以備虜改作敵騎南嚮其襄陽之西四柳等關雖路險不通兵車然去陝西府六百餘里亦合嚴立戍守取進止

又劄子曰臣昨領本道兵至京蒙陛下奬擢然三道與西兵迄不至臣孤軍無毫髮功臣至之初得對便殿首陳遷都關中之策蒙陛下面諭令臣力主此議後來臣屢次開陳及近進暫駐蹕襄陽以圖收復狀若陛下不以臣爲不才候門開日令臣前去置司襄陽府密行措置候見次第臣以本道兵前來奉迎鑾輿取進止

又乞權暫駐蹕襄陽府畫一狀曰一乞以南京留守總制京西江湖淮浙京西諸路軍馬漕運等事爲名其印記備用大祀司印一營繕南京城池宮闕及百

司諸軍營壘並乞仍舊有官舍及寺觀量加增葺其
材植於出產處委監司州郡疾速依本司所立限應
副一乞將襄陽鄧唐汝州守臣別行選任其通判幕
職官知縣乞從守臣銓擇如見任人不能辦事或缺
官去處並聽辟置仍乞添置轉運使二員專切應辦
驛頓及移用應副本京錢糧本司乞置參議官四員
並從朝廷差人依奏事例施行勾當公事官八員管
勾及書寫機密文字各一員從本司辟奏隨本人資
序支破添支驛券請給人從其餘如所屬路分官其
有不職或闕官去處恐奏請取覆不及欲乞臨事先
次差閒慢處見任或待闕官抵替奏取指揮差注一
錢糧欲乞將上供一半之數截撥於襄陽府交納京
西路諸司錢糧權許專一應副驛頓等支用稅賦許
行支移即不得過自來地里之數一方城地當衝會
正係控扼去處欲乞改縣爲軍選差知軍等官屯兵
北扼胡敵改作馬要津一襄陽既爲別都屯駐軍馬增
修城壁乞添差路分兵馬總管一員一乞給降度牒
五百道校尉副尉帖各三百道許依本價召人情願
承買或用承信廸功郎告各一百道給人中錢糧木
植等撥勸勸力之人一乞分支官屬人從當直人見

有元帶來本道軍民兵及京西第一第七將見在城
內人欲乞盡數將帶前去候到元差發州縣旋遣發
如或少闕沿路量行差人馬轉替前去所貴即日官
屬人從更不得於京師差撥一太廟社稷欲乞繪圖
前去一乞差土功都掾寨官二員土瓦都料大小木
作頭各五人一營宮闕乞依應天府規制如倉猝應
辦不及即隨宜修建一乞候出京日便於道路合置
頓處儲積牲畜錢物所到即應副具次第聞奏
小貼子臣伏覩襄陽府地據荆楚上游欲乞降敕改
作南京所有宮室依面得旨隨宜營繕取進止太廟
社稷兩宮原廟諸王主第兩省都堂秘書省學士院
尚書史院九寺三監御史臺府廨大理寺二府官告
院內尚書省九寺三監文案官吏自管押或先或後
餘以次發所有車乘本道自發遣前來臣將來臨行
抽差作匠等前去後到繪圖進呈者所有畫一續具
奏稟其錢糧據所用務道儉約經畫
又敘戰功勤王及勸都關中以病乞致仕宮觀劄子
曰臣本無技能徒以片文隻字誤歷禁近逮出守海
壖會劇賊猝至偶遣兵斬捕賊勢挫衄相與出降蒙
恩進秩其後濟南郡盜賊蠭起朝廷猶錄微效於宮

祠中擢知濟南賊稍平移青州正月中金人寇改作至
京師詔發兵入援臣等奏乞兵與諸將追擊胡改作敵
騎及席益到青臣代還至都時虜改作敵騎已渡河被
差知鄧州四道建帥去冬准御札令不俟兵集領見
兵勤王臣自鄧至京凡四十驛道路轉戰十一月朝
京師蒙陛下初擢延康殿學士繼除資政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臣自到累奏乞出戰會三道兵未到
伺候兵集而三道兵終不至城已失守無毫髮功初
至之日勸陛下遷都關中繼蒙聖訓駐蹕襄陽令臣
經畫臣愚實欲自效而痼疾忽發步履艱棘恐不足

以當遣使欲乞聖恩察臣非敢避事實緣疾病特許
臣守本官致仕或在外宮觀差使
又敘諸將不肯出兵城破被創猶戰自効劄子曰臣
比者領兵至都荷陛下所以奬激之眷過厚遂使僥
冒以至今日退念臣初至之日嘗欲速戰妄意乘其
營壘未就以輕兵迎擊諸將或以爲不可逮虜改作敵
寨既成致城外或自決水或自縱火更無戰場登城
守禦諸將環視號令不一卒至不守臣身自被創是
夜猶領張仲剛等兵戰南薰門下臣男以南道兵戰
安上門上是時諸將皆先臣下城接戰之際無一人

至者戰罷與陳過庭俱入禁中明日越王鄆王欲戰於曹門外陛下使臣與二王俱出臣未及領所統兵而二王自將衛兵已出門矣不敢不以身從僅能追及既兵非臣部曲無由節其進退遂無毫髮之效中間奏乞罷內外總管尋得旨令彈壓候師退限十日結局今內外彈壓雖無可虞盜賊然不足爲勞伏望候師退日重賜罷黜以示無功之罰少慰僉議

又辯利在速戰及累奏郭京狂率敗衄劄子曰臣比者領兵至都荷陛下獎激遂使僥冒至此退念臣之初至當時京城甲馬自盛而招集烏合之眾其勢可暫難久臣以謂乘其營壘未就欲引兵迎擊屢具奏陳以謂利在速戰蒙陛下面加獎訓以臣狂妄太甚戒令候三道及西兵俱進於正月閒舉兵恐輕動如姚平仲之失其後三道兵與西兵不至而城已失守臣自上城身被創猶召集張仲剛等兵戰南薰門下臣男伯奮以南道兵戰安上門上會城上守禦人皆先臣下城城上東西面無一人把截接戰之際亦無人應援然殺傷相當中閒車駕出郊得旨令於舊城內外彈壓後復乞罷內外總管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候師退限十日結局今內外彈壓偶無可虞盜賊

然深懼羣然以謂臣前此不肯出兵及郭京之敗多由臣不合令出城勘會郭京出兵臣累奏慮其狂率敗衄今日孤外之迹伏乞睿慈特賜主張取進止

又申金人元帥狀契勘累具申乞存立趙氏之後今奉令旨令立見今爲首管事之人緣本官非衆所推勘會昨承初七日奉令旨如無可推戴令具申元帥府管依元帥府推戴狀申今來欲乞檢會累申從元帥府於嗣子或於趙氏之支屬內擇立一人所貴恩歸元帥府永爲藩輔而趙氏宗廟尚得血食謹具狀申元帥府伏候臺台令

金人又畱中丞秦檜侍郎司馬朴不遣

或以言語或以廢立事亦舉家北遷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今日游石景山觀桑乾河入法海寺訪龍泉回山已暮矣

沅炑二十一日拊記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十八終

再戰破之禽首領三十餘（破誤作攻）請因金人營壘未立（立誤作生）俄除簽書樞密院（簽誤作僉）公年老大家宗族繁盛（宗字脫）乃命公移師入南門（南字脫）權暫駐蹕襄陽府劄子（子誤作付）恐不足以容萬乘置百司（置字脫）及近進暫駐蹕襄陽圖狀（圖狀誤作以圖收復狀）給人中錢糧木植等激勸勤力之人（給人一作給入中字激誤作檄）一乞分支官屬人從（一作一身分及官屬人從）土瓦甎料（甎誤作都）兩宮宗廟（宗誤作原）後到繪圖進呈者（後應作候者字衍）臣自城上身被數創（數字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十九

靖康中帙六十四

起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己未盡四月四日癸亥

是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鑾輿北狩

曹勛北狩聞見錄曰靖康二年二月初七日晨起上皇在蕊珠殿緣城破遷入延福宮進素膳報李石周矧吳幵莫儔來奏事即引對石奏曰皇帝令起居上皇緣金人堅欲上皇出郊前已得辭今又請適南薰門廠舍拜表乞皇帝歸若表到寨中皇帝便可歸內金人意欲

成本朝一段懇請亦無他意又密奏曰得旨奏爹爹
娘娘請便來不可緩恐失事機上皇沉吟曰軍前別
無變動否卿無隱也朕爵祿卿等至此無以小利誤
朕大事苟有他變我亦擘畫恐徒死無益石奏曰儻
不實甘受萬死上皇曰朝廷既不令我南去又圍城
時聾瞽不令知以至於此今日之事妄舉足則不是
卿無隱石曰不敢亂奏石即令中使請顯肅皇后已
到拱辰門外便被襆幞欲邀請上皇同行后已入
語移刻石即索道服欲出姜堯臣等進曰雖云邀請
只在門裏第恐虜改作情詐僞不測便宜聖裁此足

似不可移石曰適皇后在禁中得官家語今暫到門
首端的如此不去不得內人與近侍皆號哭上皇云
縱或有非意亦知此事終在若以我爲質得官家歸
保宗社亦無所辭第恨我揖遜如禮退處道宮朝廷
政事並不與聞惟以聽命未曾犯分自處若此獲報
乃爾有愧昔人多矣顧左右皆泣相從又取常御佩
刀令丁孚佩之乃乘肩輿與皇后出延福宮由晨暉
門而出至南薰門忽兩扉俱啟石曰此必番使見迓
方欲西就廠舍忽導從圍掩車輿出門上皇頓足輿
中曰事果變矣呼丁孚取佩刀而孚至門已爲金人

搜去至東御園門有番使來傳二帥起居云到寨食罷相見揭簾端視久之番使乃昔常奉使本朝者申初到南郊齋宮止於大王位從者皆攔於西城外並不許隨從後三日惟呼姜堯臣徐中立丁孚幷侍在左右虜刪此字呼爲祗候人也上皇到郊宮虜改作敵遣蕭慶裔王汭來奏取向日張覺投降本朝幷張覺函首處分一宗文字上皇曰當日張覺投降兩國初未有不受之約又原係大遼故臣遂納覺不疑繼得山西軍前移文要覺斬元首以獻不謂上國以爲釁今城破國亡禍變及此尙何文字之有況已嘗移文上國死亡一切惟命不必以此爲辭也虜改作敵唯唯自後更不復來取金人凡有計議只在上御前奏稟隔數日一遣人起居上皇上皇到寨中餘日自製劄子一通與國相云某頃以海上之盟謂歡好可以萬世雖嘗招收張覺繼蒙須索令戮以爲報意罪不至甚而大兵踵來乃指爲釁某卽避罪南去歸後塊處道宮恬養魂魄未嘗干預朝政而姦臣伺隙離間父子雖大兵南來亦不相關報致煩天討兵甲臨城至城破時始知三關敗約所致蓋嗣君不能奉承大國之約某亦有失義方之訓事遽至此咎將誰執尙有衷誠祈回洪聽

某願以代嗣子違朝闕廷郤令男某等乞一廣南煙瘴小郡以奉祖宗遺祀終其天年某卽分甘斧鉞一聽大國之命誠迫意切顒待臺令劉子去後二日有番使來云承示文字但三關之盟初不恁地止說子孫不紹社稷傾危雖承劉子郤不敢背元約上皇又自製表起卽位及遜位凡宮禁深密朝廷政事之失一一剖析深夜焚之是夕上皇夢與皇太后同入宣德門布塞甚肅如常時覺來猶聞其餘音至曉令報皇太后知三月初七日聞邦昌僭位上皇曰邦昌若以是死節則社稷增重今尸君之位尤且庶幾但所

係至重者旣立異姓則吾事決矣因泣下霑襟明日臣下有進詩以寬聖意者曰伊尹定歸商社稷霍光終作漢臣鄒上皇且讀且罵曰待其歸商與漢則吾已在龍荒之北矣不達事機有如此者啟行有期虜改作金人送金銀三千兩并衣著各二稱火燎頭籠二副皆八殿供設物至是三月二十九日有語分路去上皇同二太子由河北路上同國相由河東路約會於燕京是日上欲肅王同行肅王堅辭曰去歲奉旨出使不曾避免久違膝下雖得生還而家破國亡死日甚近所幸卻拜父母乞且留侍下泣請甚確方得免

去復以祁王從行以蕭王虜情稔熟欲同行○虜改作敵上皇率令后諸王辭違宗廟上皇伏地氣塞不能起景王掖起之六宮無長幼皆哭聲震天泰禋門動虜說震動○改作金人所說日色慘翳風聲如號哭兩時方止是晚報來日起程○今上同皇后太子來拜違別泣下別去自爾不復相見景王自到郊宮日侍上皇夜不解帶仍常食素至臨行時髮髮皆白四月初一日絕早分路轉城北去至劉家寺東寨內約會飯上皇初見二太子又要皇后已下妃嬪諸王帝姬皆出見席地坐定遣王汭譯奏曰自古賢聖之君無過堯舜猶有揖

逐歸於有德歷代革運底事想上皇心下煞會得本國比收契丹所得嬪妃兒女盡分配諸軍充賞以上皇昔有海上之德甚厚今盡令兒女相隨服色官職一皆如故因勸酒曰事有違近但且放心必有快活時上皇致謝曰當日為兄弟今日為虜改作囚豈非運數尚賴太子保祐全活千口近嘗求還嗣子違來朝改作闕廷望為主張太子曰候上畔來未晴上皇曰兩國主盟惟某獲罪非將相之咎某罪在天故請以一身少答天譴願不及他人太子曰此意甚好於是酒五行太子面請王婉容帝姬客帝姬與粘罕改作尼堪次子作婦

許之飯罷歸寨自此不相見但日送雞兎魚肉酒果
上皇謝以病在車中無心飯食願早承來旨燕王途
中以乏食斃殮（背）以馬槽猶露雙足就寨焚化上皇令
本位將骨殖就寨地埋瘞曰且是中原免爲異鄉鬼
也夫人堅欲攜行亦不能卻上皇致奠靈位伏其骨
哀甚曰吾行且相及時執兵虜（此字改作敵人）亦在旁泣下
路中二太子請上皇看圍場飯後遣馬并紫繖來迎
同行獵以馬背負所得雞兎忽少駐有二人在馬首
立太子指曰此上皇故臣郭藥師張令徽令參二人
皆再拜令徽即退藥師獨叩馬跪奏曰念臣昔與上
皇爲君臣向在燕京死戰數回力不能勝遂歸金國
有負上皇恩德言訖淚下又再拜上皇宣諭天時人
事理合如此但當日欠一死節藥師退太子曰藥師
煞忠於南朝上皇曰藥師豢養過厚而未嘗收功以
其效順而彌縫之卒貽大禍太子曰此人不忠於北
朝則必不忠於南朝上皇曰是初二聖既出京城館
於郊宮大王位虜（改作敵）排長木爲障障外有兵每數
步一竅容人看外外亦窺內虜（改作敵）日以肉米麪與
內人相博易聞語曰南家有兵到某處矣又曰南家
提兵數十萬在河北每金人車馬過河即奪去大軍

所以未敢離此語訖卽晩目如金人旁來色若有畏
而不敢留者入遞以奏兩宮皆喜爲不日救至又數
易倚牆器械卽用郊禮畫木槍復有病人如傷重包
裹卧於墻下云西面有錢相公兵四十萬漸近刀槍
將去陣上强壯人皆往迎敵會天大風喬貴妃亟製
了無來者後乃知賊改作敵故欲緩衆心虜改作敵計多
此類上皇北狩日乘平日宮人所乘木牛車五頭兩
虜此字改作敵人牽駕不通華言改作語次顯肅皇后次廚傳

及本殿一行內人車仗次諸王帝姬妃嬪閤分內人
不限次敘車行八百六十餘里
蔡絛北狩錄曰丁未二月七日太上初出青城翌日
作發願文一章齋沐書寫密行焚奏祈天請命宣諭
景王杞曰適來密辭罪已損壽以全趙氏自登位後
過失甚多敢不自陳恐爲天譴杞頓首稱贊軍前已
議北遷令姜堯臣書寫劄目投達虜粘罕改作尼堪國相
其畧曰某素慕山林謝事罷政之後止管教門公事
某之罪失固不可逃責念茲神御遠遷異國欲乞東
南一郡以享祖宗血食不勝大願三月二十八日起

行邢趙之間皇子元帥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請觀打圍契丹舊臣郭藥師張令徽初以天祚出奔上表請歸本朝許之寵以袞衣之貴錫以金珠之優使鎮山後一旦大金兵至投戈乞命至是遣出令拜太上藥師曰昔日君臣敢不盡禮前日之降力所不加乞赦臣罪上曰天時如此非公之罪何赦之有藥師等慚而退泣血錄曰是日傳聞太上皇在二太子軍中上在粘罕改作尼堪軍中上戴青氈笠乘馬侍衛百人後有監軍隨之亦有隨行猪羊十數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角掩面號泣燕王越王止得一牛車餘宗室徒行不能行者驅之使前

靖康遺錄曰二帝之行也不得相見分爲四處上皇與泗景肅諸王上與燕越二王及皇太子大長帝姬從鄭皇后帝姬諸王從朱皇后諸駙馬別爲一處以鐵騎驅擁而去

大元帥得黃潛善所遣李宗報到京城事劄下河南北府郡山寨措置指揮

先是大元帥駐濟州多日寂不聞京城事黃潛善在曹州募人能入圍城者有重賞南華小吏李宗自云能往潛善夜賂其家且許以官爵遣之宗傍京城故

令驅虜人寨爲給薪水迤邐近城寨得上城送飯益習熟卽與城內人語墜錢下博買針線等又與城內人熟瞰無人時投身下城內爲邏者所得以與權領三省王時雍宗具言潛善遣來狀時雍告以虜改作金人推立張邦昌事且補宗承信郎宗不敢受乞身歸時雍縱遣之宗復於南薰門作荷擔人出因得竄走復求驅虜改作敵入寨迤邐得去宗至曹州見潛善并出京城印賣推戴權立邦昌文字一紙虜改作金人僞刪此字詔一紙邦昌榜示赦文一紙邦昌迎立孟太后書一紙潛善趨帥府呈王王讀之灑淚隕涕語幕府

僚屬曰狂虜改作金人索釁肆貪陷我京城邀我二帝暨諸太子親王近臣質於虜改作營寨恐將挾以北遷須急速劄下河南北諸府郡應官民之兵及河北諸山寨頭項土豪民兵併力把截隨所居地分差得力人探金人渡河回歸之日或把河斷橋或據險設伏或迎擊於其前或追襲於其後當府當親領大軍前去策應效死解難迎還二帝并馳檄宗澤仰督促河南北諸府郡及河東河北山寨水寨諸頭項義士首領火急依應今來指揮施行初潛善引李宗見上高世則欲引李宗語潛善隨之李宗後不知所在或云爲

潛善所殺或者謂潛善得王時雍書不知何等語懼
李宗告訐故殺之

大元帥府收侯章以搖煽軍情斬之

初李宗報到京城禍變事侯章先得之倡言於外軍
民聞之洶洶不安且險語廻王勸急爲渡江計請自
留募兵送獄根究搜檢到丁順所與章左衽改作金人戰
袍磕頂頭巾遂斬之軍民憤疾爭裂尸首絲擘其肉
而食之人情大定

勤王兵宿遷縣桃源鎮土兵王嗣反於沂州莊子城
先是有詔起京東土兵弓手盡勤王宿遷縣土兵弓
手以縣尉崔某部曲會合諸縣兵至沂州莊子城有
王嗣者取緋紙數十幅剪作數百片行於土兵弓手
之間各散一片且呼曰貼在頭巾額上擺齪隊伍土
兵弓手皆接其緋紙置於頭巾之額無一不從遂倡
令縱掠莊子城中崔某以弓手五百走投沂州告曰
土兵弓手反矣

四月一日庚申朔金人兵去絕
先是金人連數夜焚燒寨柵紅焰亘天軍士下城鼓
樂奏歌而去張邦昌委范瓊交割城池分撥兵衛當
關閉守如故是日民間聞虜兵改作金營既空恍若再生

竟日登城觀看者蟻集鱗次悵望鑾輿爲之悲痛

邦昌以陳仲 關權太僕卿陳求道權太僕少卿路允廸轉五官除觀文殿學士佑神觀使請給恩數等並依見任執政官條例施行僉書樞密院事曹輔乞宮祠不允

二日辛酉邦昌手書遣使臣撫諭四方

僞楚錄曰書云海內承平垂二百載生民樂業豈復知兵廼者姦臣首開邊釁大金再舉奄及都畿城守不堅一聖北遷中原之大逾月無君適以還車橫見推逼既自裁而不獲乃忍死以救民言念生靈係心宸極道路阻音郵之達吏民無詔令之承想其憔悴之憂同此危亡之念儻不深求於民瘼豈能宏濟於時艱宜爾撫循用紓湮扼庶亟臻於甯謐用以究於 終 遠圖

邦昌遣使臣齎尚書省劄子往詣東平興仁府牒濟州尋訪大元帥所在

其劄子無年號但書月日王時雍押

張邦昌遣人詣范納錢蓋趙野范致虛翁彥國劉光世議事

黎確使趙野陳戩使翁彥國汪湘使劉光世黎確乃趙野之門生也陳戩乃翁彥國之甥壻也汪湘乃劉

光世之門生也李健乞使翁彦國爲彦國所囚又有
一使臣去南京爲朱勝非所囚以邦昌書繳申大元
帥府初金人欲行之間邦昌爲左右眩惑有異
初心繼獲發運司所遣探事人借補迪功郎吳樞王
時雍薦引上殿見邦昌陳獻利害具言在外兵數乞
遣官止之言語頗涉不順邦昌遂授以文林郎乃用
其謀分遣各人親戚黎確等詣諸軍
邦昌以手書與彦(翁)國
書曰國家之變千古未聞昧陋所遭可謂奇禍誠以
保存廟社拯救生靈使京城免於焚蕩以濟遠圖其
心明於昨日今幸虜(敵)改作騎已退道路可通卽遣使
東州具申夙志想在端朝必諒此心今差李左司齎
手書具道曲折惟中丞相與戮力共濟艱難迄成康
功以永丕祚是所望於公也初夏薄暑軍務良勞未
審暇期更惟尚謹邦昌上聞
邦昌以手書與翁彦國封皮云付翁彦國其中乃云
上端朝中丞
范訥軍屯雍邱王淵爲前鋒
是晚先遣三十騎至城下卽遣人齎絹二十匹就門
外勞之仍宣三騎以入

大元帥府草檄行下郡邑

大元帥集府僚聚議念京城圍閉朝廷命令久不通四方失所望姦宄乘時妄作羣臣建言布檄四方以定人心乃命耿延禧草檄書耿南仲汪伯彥黃潛善同共參訂定本是日命藍珪刊行之

張邦昌以徽猷閣待制提舉醴泉觀權直學士院詹乂罷直學士院權直學士院中書舍人孫覿令日下供職

三日壬戌置修城司

遺史曰金人既退乃置修城司以侍郎邵溥都大總管其事辟官屬各百員四壁用工修飭樓櫓

張邦昌命范瓊領兵出城搜空

遺史曰范瓊出城搜空得金人遺棄寶貨表段米麥猪羊等不可勝計又有遺棄老幼病廢及婦女等至是並遷入城

徽猷閣學士京西北路安撫使何志同等築壇同盟勤主

中興記曰徽猷閣直學士知陳州趙子崧徽猷閣直學士發運司翁彥國各領兵勤王彥國駐壽春久之聞虜敵改作騎退漸進與子崧相遇相與築壇殺牲歃血同盟彥國欲爲盟主子崧以周之宗盟異姓爲後

二人爭長彦國曰我奉王命入衛公陳守耳推盟主
未定會延康殿學士何志同以潁昌府帥統兵至曰
大元帥康王統兵濟川盍領兵趨麾下聽節制何至
主盟之爭乎於是志同彦國子崧上書帥府然子崧
終行登壇歃血之禮

趙子崧家傳曰勤王盟文徽猷閣學士通議大夫京
西路安撫使何志同徽猷閣直學士朝議郎知淮甯
軍府趙子崧徽猷閣直學士朝奉大夫克江淮荆浙
等路制置發運經制使翁彦國奉議郎都水使者荣
嶷等敢告眾士金戎改作人再犯改作京闕侵侮暴虐
神人共憤聖天子屈已議和猶未退師曠日持久包
藏禍心宗社危辱王命隔絕天下臣子各奮忠勇誓
不與賊改作之俱生今諸道之師大集於近輔凡我同
盟毋徇私毋懷異毋觀釁戮力合謀共安王室以效
臣節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千萬人惟一心進則厚賞
榮於家邦退則重刑殺及妻子有渝此盟明神殛之
皇天后土太祖太宗實有鑒於斯言

趙子崧戒諭軍前榜文

趙氏德澤浹於人心主上仁聖民所欣戴逆臣張邦
昌比因奉使嚮導金賊改作人再犯京闕屈辱君父傾

危宗社皆其陰謀佯爲遜言實盜神器方自以能全
京師生齒爲功所下僞令皆鼓惑士庶之言悖逆滔
天四海所不敢赦當所義兼臣子職在總兵尤切痛
憤除已遣官詣大元帥康王府告難仍節制諸道之
師一意討逆有死無二爾在京士庶軍民僧道等世
受國恩必知順逆困於迫脅諒非本心如能捕獲逆
賊張邦昌自節鉞以上至於封王皆以充賞大元帥
康王布宣國威務從寬恕罪止渠魁其餘黨與必議
全貸如堅於從逆敢抗王師必殺無赦戮及家族仰
前軍統制分明告諭

大元帥命趙子崧加寶文閣學士充兵馬大元帥府參
議官東南道總管

大元帥聞子崧等同盟勤王故有是命

呂好問張所馳蠟書至大元帥府

邦昌僭位以呂好問權門下侍郎金人既退好問及
監察御史張所各遣人馳臘書至帥府又太學生楊
愿等十餘輩繼踵而上書言圍城中士大夫趨向王
悉焚而弗問命愿輩以官

四日癸亥張邦昌肆赦

遺史載邦昌赦文曰天下承平幾二百載百姓樂業

豈復知兵奸臣首結邊釁招致禍變城守不堅致嗣
君皇帝越在郊野予以還歸橫見推逼有堯舜之揖
讓無湯武之干戈四方之廣弗通者半年京城之大
無君者三月從宜康濟庶拯危難應於書到日罪無
輕重並與釋放第一項差官省視園陵第二項諸州
天慶天甯寺觀並依舊行香第三項諸州軍守臣各
令兵至近甸保守無虞義同有功起發勤王兵仰祁
於元來處分屯第四項存恤諸處宗室並依前赦
靖康遺錄曰初四日邦昌下赦云宋遭陽九之阨二
帝北遷蒙塵萬里予適以使還强見推立既自裁而
弗獲乃忍死而救民言念生靈繫心宸極道路阻郵
傳之問遠近乖向往之誠宜敷德音用罄寰宇可大
赦天下云云其中一項云諸道勤王人兵當國家危
急不能進援京師失守乃欲偷安雖無誠節亦已勤
勞宜各歸本貫別候中旨
秦湛回天錄曰或勸邦昌赦呂好問曰赦書曰行五
百里今四壁之外並是番人欲赦誰也況公權攝當
候復辟邦昌曰俚語錢大王肆赦恐入李大王世界
呂公曰錢氏猶有數州之地五代之時非素有君臣
之分今日豈可比錢氏耶邦昌以爲然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八月二十一日校畢己子刻矣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十九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八十九校勘記

報李石周訓吳幵莫儔來奏事周訓誤作周矧　辦被襆幮襜辦誤作便　上皇到寨中十餘日脫十字　某願以身代嗣子脫身字　上皇又自製奏表自即位及遜位脫奏字自誤作起

同入宣德宮奏樂整肅宮誤作門奏樂誤作布塞整誤作甚　近嘗求還嗣子遠來闕廷還應作代來應作朝　太子曰候上畔來旨一作上畔未肯　人遽以奏兩宮皆喜人遽誤作入遞　冀回天譴冀回誤作恐爲

投達上粘罕國相上字衍　邦昌以陳仲闕權太僕卿陳仲一作陳冲無闕　簽書樞密院事曹輔簽誤作僉　李建出使翁彥國出誤作乞　築壇同盟勤王王誤作主　充江淮荊浙等路

制置充誤作克　或勸邦昌肆赦脫肆字